

拜
經
堂
文
集

漢太尉南閣祭酒考 庚中季夏

拜經堂文集第四

漢官舊儀上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第一補西曹南閣祭酒二補議曹三補四辭入奏四補賊決據聚珍板按續漢百官志太尉長史一人千石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然東西曹同秩而西曹長矣又曰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此即舊儀所謂議曹及四辭入奏也又曰賊曹主盜賊事決

曹主罪法事此則即舊儀所謂補賦決也皆志所謂餘掾比三百石者是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十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後漢儒林傳下周澤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龜池令此亦太尉祭酒也但非西曹南閣耳即舊儀所謂第二科補議曹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也即志所謂餘掾比三百石也澤由議曹祭酒三百石補博士六百石復由博士再遷龜池令千石也陳元傳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季通府季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而釋文序錄稱陳元字長孫司空南閣祭酒傳左氏春秋馬援傳兄子嚴能左氏春秋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然則長孫先辟司空南閣祭酒後辟司徒祭酒也又蔡邕傳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元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辟之署祭酒甚

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伯喈蓋先辟司徒祭酒後辟司空南

閣祭酒由西曹掾四百石補侍御史六百石也按百官志司徒

掾屬三十一人司徒掾屬二十九人蓋三府曹掾之長者並有

祭酒之稱可互證矣

唐六典親王府有東閣祭酒西閣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晉初從公以上並署東閣

西閣祭酒宋齊梁陳隋魏北齊皆因之亦做漢制耳漢安帝建光元年許冲上書云臣父

故大尉南閣祭酒慎作說文解字下云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

儒林傳下許慎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長卒于家今合攷

之知叔重先辟太尉南閣祭酒後遷浚長以篤疾未行遂卒於

家所以許沖據實言故故乃舊官之謂時叔重猶未亡也蓋南

閣祭酒為太尉府曹高第非素有德行志節者不得充是選故

東漢辟是職者咸名儒劉昭引漢官儀曰明帝更司馬司空府

鄭均素好名節以為府本朝魯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自東西曹

秩皆四百石與縣長正同非有尊卑高下之殊說文每卷署漢

太尉祭酒許慎記蓋叔重原文隋志論語類五經異義十卷後

南子每卷題太尉祭酒許慎記史但言再遷浚浚上而不及辟太尉府少疎外

矣今為許君立神位宜據許沖所稱及說文本書題漢故太尉

南閣祭酒汝南許君為是嘉慶庚申夏六月二日武進臧庸堂

考定於拜經家塾

畢秋帆宮說保文解字舊音叙曰漢許君慎作說文解字十四

卷成其子台陵萬歲里公乘冲以安帝建光元年上書獻之
且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考後漢書許君本傳但云為
郡功曹舉孝廉再遷交長卒于家不及太尉祭酒者缺也漢
舊儀曰丞相設四科之辟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補
西曹南閣祭酒又曰太尉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
石然則南閣祭酒為太尉西曹掾史也百官志曰太尉掾史
屬二十四人漢書稱周澤為太尉議曹祭酒所謂比三百石
者是歟玉海曰後漢太尉六十四人許君自言其書成于永

元困頓之年為和帝永元十有二年是時則張酺為太尉也
沖又云先帝特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慎本從逵受
古學逵本傳逵以章帝建初元年承詔入講北宮白虎南宮
雲臺本紀載其事于四年合儒林傳叙云建初中則四年為
是。百官志太常卿屬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
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少府卿屬侍中比二千石
漢
魏曰本注曰無員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或置或否
然則博士祭酒即侍中僕射所轉也故又有侍中祭酒之稱
此與公府之祭酒迥異鑄堂附記

大司農北海鄭公神坐記 癸丑季春

禮文王世子記釋於其先師鄭注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是先儒精通一經足垂世立教者後儒奉為先師公生東漢末集先秦兩漢諸儒大成偏通六經傳記之文一一為之箋注其功在周公孔子非伏生毛公輩一經可擬也所著書或不盡存而毛詩箋三禮注如故其逸者時散見於他說學者綴緝之尤足補六藝之闕矧所稱有道有德尤足為百世師哉然則以公為先師允矣竊堂年十九見先祿鄉王鳳喈尚書後案好之退讀高祖

玉林公經義雜記等書始恍然有悟知推考六籍必以公為宗
遂盡棄俗學而專習公學九年於今矣習之已久信之益篤竊
以擬之尼父之門游夏之徒功遠過焉孟子云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鑄堂於公之謂矣宋王
伯厚輯公周易注鑄堂述公論語注區區願學之忱專在於是
故奉為先師供其神坐於家塾以為師範自今以往公之神靈
時在左右啟牖小子俾小子心源日濬學術日茂而小子者亦
庶幾夢寐通之無異一堂之上親授受焉他日於六經之道或
粗有證明乎是不能無望於公在天之靈也

曰漢大司農者本傳云徵為大司農後人多稱鄭司農故因之唐

劉子元孝經注議云趙高作鄭先生碑銘又云宋均於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蓋趙氏為公受業弟子故稱先生宋氏公之傳業門人故稱先師兼言爵里矣曰北海者從其著稱也漢北海郡高密縣今北海青州府高密縣隸萊州府而史傳多云北海鄭其故從其著稱也曰鄭公者漢孔融云鄭君好學實懷明德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故稱鄭公曰神坐者坐位也不敢立主但設神之坐位云耳宋黃長審東觀餘論云得漢世石刻有云國公神坐綺里季神坐由里先生神坐趙明誠金石錄言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是漢有神坐故云也神坐身長一尺二寸象十二

辰厚五分象五行博三寸象三才趺方四寸象四方長二寸四分從十二分而倍之首負兩旁殺五分象德之員通色朱不雜象德之純正木以栢栢之為言迫也後學對之迫促不自安生敬謹之心也乾隆癸丑三月記於拜經堂書塾

題凌次仲教授校禮圖 戊辰仲冬

庸聞次仲教授之名久矣戊辰仲冬始相見於浙撫署齋其容
晬穆與談學問則娓娓不倦不鄙庸為媿鄙不足道也示禮堂
文稿并屬題校禮圖啟卷則余師盧呂弓學士為圖引又撰文
稿序庸更何以益君嘗反覆君書復禮三篇而知為粹然傑出
之儒也其言曰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中庸言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論語顏淵問仁孔子答以克
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中庸又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禮

所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
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
崇禮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子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立即立於禮也故曰不知禮無以
立威儀三千為曲禮今儀禮十七篇是也然則姬公制禮孔子
定禮自^初迄春秋末大學中庸論語之微旨孔子七十子之大
義均不外此經十七篇古禮之僅存者然舍是無以見姬孔之
心立聖賢之極後之儒都棄禮而言理遂潛入於二氏之室而
有違於姬孔之教矣君之鄉先達戴東原氏蒼原善孟子字義
疏證等大聲疾呼以言理義之學庸魯鈍不^通其^意為而于教

授之文則攸然有當也舉此見君之精意卓識能貫通全經之
旨而未始不由攷據文字間漸入其間奧是圖之作所係豈淺
鮮哉武進臧庸拜題時長至前一日

跋宋虞廷會試卷後

辛未李春

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申衛宏說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節也賤名庸字用中本此鄭康成三禮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明聖祖之德此文大意本此餘詳眉批及旁批鄭注禮記中庸篇君子中庸曰庸用也今本改用中為常道也此據說文解字以庸為用乃本義也注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曰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此轉訓也鄭君望文生義不敢輒訓為常故加以比例之詞曰猶常則非常可知矣爾雅所以解釋六經不定為本義故釋詁以庸為常許君之書務說字之本義故必曰用鄭所以亦

同許義者因記書曰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則和字仍由中字內透出故以中為天下之大本和為天下
之達道君子中庸即君子用中也小人反中庸謂小人反用中
之適也下文言舜直曰用其中於民孔子之解尤明白曉暢注
言用中為常道者以常道申言用中之義而非以庸為常淺人
不解庸用也與庸猶常也二義迥別又惑於用中為常道之言
因改庸用也為庸常也而未計及與禮目庸用也為一書一訓
不容鄭氏一人之言前後乖舛也考正義曰君子之人用中以
為常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孔氏所據鄭注當是用字至論語
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或平叔本用鄭義而後人誤

改為常抑乎叔已混於訓解之例直解庸為常皆不可知矣何

氏中和之解合乎本經蓋而此文之根據說文禮記注三禮記即本鄭以常行釋用也

目錄為合乎本經而不依隨今日之集解集注則非究心經學
詁訓之深者不能辨無論售否終恐當世解能心知此文所以
精妙之故因為跋其尾如是虞廷無以得失為欣戚也辛未閏
月一日庸敬識

昌字于美全字于純說甲子季夏

覺羅香東侍讀以弟桂昌桂全字為請按說文解字日部云昌
美言也从日从曰入部云全完也从人从工又云全篆文全从
玉純玉曰全因字昌曰于美全曰于玉核之春秋衛蘧瑗齊陳
瓘之名則字玉為本義也侍讀以楚得臣字于玉而傳云于玉
剛而無禮為嫌如克己復禮如玉無玷由己而已古聖愚同名
忠佞同字考之史冊比比然矣且楚有觀從亦字于玉而勸殺
棄疾以免禍智也不忍于干之見殺乃行仁且義也棄疾名之
唯其所欲而從先臣使為卜尹孝且讓也不亦五德備乎然重
違侍講意請易字曰于純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鄭司農

云全純色也鄭康成云全純玉也合之許君說是全為純同完
與而純玉之為本訓許君後鄭並同於記文尤洽矣昌乎汝思
不喪其美全乎汝思克保其純庶乃凡定字之意歟

嚴景高字伯修說 戊辰孟春

禮經士冠主人戒賓賓禮辭前期三日筮賓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既冠者立於東西階東南面賓字之主人送於廟門外請醴賓賓辭字辭曰今日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壽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成人之禮重之於始古有吉事樂樂與賢者勸成之賓對不敏恐不能共事以取病主人則願賓之終教之所以重成人之禮而不敢苟於始也吾友錢塘嚴君厚民為三嚴先生之後名其子曰景高歲丁卯同客廣陵戒余字之余禮辭既而厚民歸里余來杭州見其子又復厚民書復申前說乃勿敢辭余來杭州徵之詩

禮孝經作說以昭之大雅文王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景
高者念祖之意也孝經開宗明義章句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行身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
也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然則孝子孝孫之要在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所謂孝有終
始者此也所謂終於立身者此也所謂聿脩厥德者亦此也敢
字景高曰伯脩甫亦厚民終數之旨歟嘉慶十三年上元後三

日武進臧庸書

宋學均字師鄭說 己巳孟秋

今年春三月庸自抗還里舟過塘棲晤宋德輝訓導見其從子
學均訓導曰學均年及冠矣請字且為之說以教之庸友訓導
十餘年并辱交於訓導尊甫茗香先生今訓導有命敢不從謹
按唐會要載宋均詩緯論序云我先生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
唯有評論又載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孝經云元又為
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此見均
為君家遠祖生漢魏間實北海鄭康成之傳業弟子故一則曰
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再則曰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稱鄭氏
為先師稱邑稱官而自稱名此其證也子名之曰學均非特遵

乎祖德兼以師於鄭氏學均之道無他亦仍以北海鄭司農為
先師云爾請字學均曰師鄭而并詔之曰庸嘗辱交爾祖茗香先
生矣見取藏本手按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叙錄宋陸佃爾雅新
義而刊行之從父訓導又纂輯古易音訓箋補夏小正經傳夫
由章句讐校詁訓聲音以漸通乎三代之文者鄭康成氏之學
也君之祖父胥業於是而紹之以君然則以鄭氏為師者固君
家之世業君能發明而昌大之庶不失命名之義亦所以緇其
祖父也歟庸往來塘棲給君恂恂有矩矱敦行孝弟詩文清雅
知君祖父績學厚德將於君享其直也書此為左券并以質之
訓導云嘉慶十四年秋七月書於杭州城北之板橋

漁隱小圃文徵記 庚申孟春

昔顧子明吳門還告余有其宗千里者高明績學士也恨勿能
見後鈕君匪石過尚志齋子明招余訂交焉袁又愷向與吾師
抱經為姻好亡友王西林介為寓主人遊得與匪石千里往還
以求從事於實學乃漸與鏡濤玉衡尚之交丁巳冬錦堂過吳
門又愷招鈕爾諸君會飲漁隱小圃而屬為記余鹿鹿未有以
報命茲游粵東又愷五千里外貽書促之不敢以不文辭於歸
途清遠峽舟次追記時事焉吳縣鈕匪石年三十八隱於賈內
介而外和敦氣誼嗜金石邃六書之學好為詩歌余遊楚匪石
為理科行資吳縣袁又愷年三十六性孝友博雅通達深研經

史小學交遊皆海內名流自西林之卒也與余益善震澤費玉
衡年三十四通易學宗師法所著秘不以示人元和顧千里年
三十二氣骨峻然所覽靡不精究余畏友也武進臧在東年三
十一有志於學未成元初尚之年三十未精步算聞悉微奧識者
以為梅定九復出余於數不能通九九無由問津嘉定瞿鏡濤
年二十九從其外舅竹汀先生遊日久所業日進余昔之楚鏡
濤贈詩六章以壯其行後以按勘石經儀禮寄示皆深思好學
士也又愷以杯酒間集天下賢豪較古人劉伶輩七友有過之
無不及後世當有能辨之者願真誠相與坦率以待為心交勿
為面交過相規而善相勸砥厲廉隅切磋問學毋懷才以相嫉

毋循利而忘義出則有濟當時處則有益後世庶君子之交久而有成上不愧古人次亦無負我又愷一旦會飲之勝舉乎時嘉慶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同飲者為金壇段若膺明府越四年庚申正月二十八日鋪堂記

伏望在東謙和寬恕克己自反嚴以律己恕以待友以期此會之長不散耳也嚴元照記

讀此而西園正集記直錄：細響耳大正可作如不以不中役使棄為之此等所欣慕焉有拜經此作此會已千古矣又何散之有讀者勿過慮可也許瀚記

雙桂小圃記 庚申仲秋

吾好寢室之西有雙扉啟扉有室三楹庭頗寬礙種雜草卉有
鳳仙山藥海棠茉莉玫瑰菊花滴滴金等夏秋間衆色爭妍五
采相宣或清曉露濃涼夕月皎行坐其間顧而樂之有風徐來
暗香競發以捐遺塵擾洗濯襟懷者矣吾母手植雙桂於亭森
然挺植去年一花一不今秋兩樹皆英蕊累累枝葉益暢茂花
較昔時為盛余之以疾辭浙撫阮公而歸也朝夕憩於斯移所
好經籍置其中坐一兒一女於側自課之數月不一出蓋定有
密通既可終日侍親去外室遠客來雖至戚亦可謝外事不擾
於心而無足以動其中也雖終身不出可也三弟和青能篆文為

桂

余書雙樹小圓額藉以不忘吾母之手澤俾百世子孫保此室
益當知愛此樹焉是為記時嘉慶庚申中秋前三日正雙桂盈
盛開也

題江井叔讀書圖

丁巳仲春

儀徵江君井叔向與余友頗子明交知鑄堂名隨所至訪之後
先不相值今年春喜晤浙西學使院中出讀書圖索題余好讀
書而質魯不逮井叔之明敏邇又奔走衣食歲月空擲觀斯圖
有慚色焉井叔貫通六書精研雅訓著四書解詁以論語學而
時習之而為如中庸優優大哉哉為始於前儒注釋外獨闢一
解與本文上下吻合而絕非支離傅會之談舉此可信其為善
讀書者昔鑄堂以讀書要旨三字告子明曰勤曰細心此愚者
之一得或為高明所不屑然以井叔之英敏而復能從事於三
字則千秋絕業操券可得較之鈍根人事半功倍不啻矣而自

古負聰明絕俗之姿其所學或無關於後者亦多受不勤不細
心之病他日持此圖質之子明以爲然否

題林仲雲望雲圖 戊午仲秋

古孝子行役之詩涉岵望父涉屺望母其心不良若哉後賢登
高而望見雲聚處曰我親其在下蓋憑雲物以寄遠思較古風
人徒望為不虛矣然雲在天可望不可即且飄忽無定散合不
常孝子寄思於此仍虛迹耳矧親在雲猶在也脫親不在雲已
空矣抑知孝子之心終古不變依戀之忱存歿無間天有雲而
子有親也天無盡雲無盡親亦無盡庭闈之近無人有親雲在
也山川之遠無人有雲親在也天無時無雲心無時無親心即
天天即雲雲即親古聖人終身孺慕其望雲之思乎甘泉林君
仲雲求感後寫望雲圖屬為序引因題以詒之嘉慶三年秋八

月武進臧鏞堂書於浙學使院之棋話齋

題慈竹居圖

宋 呂冲冬

余幼讀李度陳情表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天年未嘗不涕泣隨之歎幼孤之人恃祖母成立者其交相倚賴如是吾友椒堂孝廉令祖葯房先生以被累繫蜀垂四十年迺放歸當其時先生令嗣蒞園君甫八齡祖母高太夫人實教養課學俾至誠立戡命入蜀省覲既歸旋卒遺孤六人太夫人復教養課學俾皆有成立一如撫蒞園君時蓋三世恩勤祖孫撫字大母之劬勞甚矣椒堂天性篤孝事祖母如母今年應禮部試忽心動亟馳歸而太夫人已長逝不可見哀痛之餘深自追悔為一第遽失大母未克親會斂以夙昔所寓慈竹居圖

乞言迷之泣然慈竹居為椒堂倚養之所手植修竹於庭以況
大母貞苦之節而不忘慈愛之恩也去年夏余與椒堂同寓武
林節署即持圖乞言未有以應今復申前說雖不可辭固當其
交相倚重之端與報劉不盡之意於徵言述略後以歸之嘉慶
辛酉長至後三日武進臧庸題於西湖姑經精舍

題孫蓮水詩鈔 庚申孟冬

吾黨之相交也以文學而定交也必以操行有能遇患難而相濟歷死生而不變者可以為友矣否則王揚盧駱詩如溫李積學如馬融王肅而行或不逮焉其交也非市則誦不足友也元孫君九成詩人之有行者尚與余友王西林交好西林死孫君集其遺稿評選而訂正之將鐫諸梨棗是可謂生死不相背負者矣余讀孫君詩溫柔敦厚而一秉醇正之氣無震蕩險怪之音為適如其人心為重之集中友朋投贈之作寄懷西林詩尤多環回諷誦不忍釋手今夏晤諸武林節署各出近作相商推不以余為不知詩也茲阮中丞善其辭欲為板行之君以鏞堂

為西林之故友也屬余題其端西林詩梓成君其惠我一編予

題汪孝嬰北湖訪焦君圖 丙寅孟夏

庸心質魯鈍不能通九九吾友元和李尚之極精斯學後獲交
江都焦君里堂竊幸談天三友已得其二尤恨不得一見歎縣
汪孝嬰也今年三月來揚寓阮雲臺侍郎家焦君枉顧奴遽欲
出叩之曰汪孝嬰在外庸聞而心喜亟出見之並約異日借里
堂相訪踰月庸造焦君焦君已在孝嬰學舍矣念欲過從焦君
適遣使來迓至則晤焦君汪君汪君以衡齋算學兄詒并出北
湖訪焦君圖屬題披圖見孝嬰臺筮來馬童僕隨身後則歎孝
嬰之嗜學而篤于友朋之切也歸而挑燈讀其書六卷卷有自
序筆致高遠開曠如晉人小品于友朋聚散之迹欣戚之端尤

惓惓焉庸不能通其數未嘗不嗜其文也焦君之言曰兩漢經
生守一家之言通人鄙其固焉鄭康成氏注禮經雖子夏之言
猶駁之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
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論附我也焦君出入秦李之書
會觀孝嬰尚之之論而所言如此乃治經之要不特為疇人子
弟痛下針砭而已是以古人之書言乎其所得不言辨乎其
所不得不辨將以明道而祛惑非以炫長而矜能故其義研之
彌求其言以而益章若病已之疎而務掩護之嫉人之密而務
攻擊之附會舊師之言馮藉近儒之說以求伸其見必欲人之
出我下而後已無論其言不能傳之久遠乎且自思當亦慙

然於公私之異軌勿謂天下後世竟莫有知之者也談天三友
經經辨論蓋必有是者姑^中仲里堂之言以應孝嬰之命而并質
恂恂好學詩筆清雅刊其師說以語同志是能嘉慶十一年夏
四月武進臧庸堂題於揚州淮海樓

送姚文溪大令還濟南序 甲子孟春

儀徵阮公撫浙之明年按勘十三經招錦堂與其事越三載壬戌九月錦堂分按者先竣因請歸歸而上侍老母下撫羣李慨然念家事之敗也棄儒就賈經理之一載不可為仍棄去復理故業甲子春應京兆試來杭謀行李之資不可得大困悵然欲歸過先生于西湖孤山之麓先生慷慨自任好推獎氣類應人緩急縱談天下義理明達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其自庶吉士改知崑山縣事也崑山士民父母愛戴之雖有不肖不敢作奸犯科時督學使者平公按試蘇州先生為提調官前平公按試蘇州蘇之人釀事後按徐州徐人復釀事至是蒞崑山學使者憂

士習民風之弊端也竊竊然慮之見先生屬之曰藉君鎮理之
矣先生曰諾某承學使者可無恐某之宰崑山半載耳然清夜自
思一言一行無不可以對崑山之士民而無愧作者崑山之士
民無不洞曉此情者試事為國家大典非僅學使者與某之職
也如有不端之士奇觝之民敢譁諫者請以律治既而士民寂
然雖小小攘竊不敢聞發學使者亦倚重之吁即此可見先生
平日之自守矣近之為吏者清矯絕俗弋譽于名雖有益人世
之事可以為而不為兢兢然慮人之議其後而試核其平日之
所為未必事事皆可以質余影而對大廷者聞先生之風亦可
少愧矣錦堂於先生邂逅交耳知錦堂欲遊學京師而困於資

也許作書於其親為謀旅食計心感其德不能默而已先生以
母憂去官將還濟南鏞堂頌其所知者為贈

別鈕匪石序 癸丑李冬

君壬子春過常造顧子述子述來告曰有錢少詹高弟子吳縣
鈕匪石至足下願見其人乎余欣然就尚志齋相晤然未識君
為何如人也踰時來余室與縱論今之名儒余首以金壇段明
府為問今年三月望日君又過常造余未幾余至吳門訪段明
府未值因王光祿王西林而寓於袁氏主人又愷敦倫好古士
也以十三經校勘見委余初於易書詩爾雅粗有所訂餘經奪
他事未暇至是又校三禮三傳經典釋文羣經音辨等明府歸
或錄其副雖因人成事梓爾未有定本余懷亦稍慰矣利溥功
溥之事固儒者所樂為也君之高興袁氏止一水之間因得晨

夕過從始悉君之學行而訂交焉君研求聲音詰訓寄身商賈
間朴厚明質務實不務名是余所雅敬者聞今海內有通儒二
人一嘉定錢少詹一金壇段明府近皆為吳人所得君故從游
少詹獲交明府者也以二人為師顧千里為友更加三字之功
一曰勤二曰細心君之學必卓然有成茲於遊楚北君誅詩十二韻以
贈余勿能詩因序與君兩載之交情為別

別郭頴伽序 戊子季秋

自史官列傳分儒林文苑經生才子旨趣不同往往互相短長
猜嫌日積有相忌而無相愛也而東漢鄭司農蔡中郎則相契
特深余今年寓湖上耳熟頴伽郭君才名見所為餞春詩序有
六朝遺響頴心善之然頴伽屢來湖上過同舍友人余奪於他
事不暇致接頴伽亦有以自重不必詣余也一日偕譔詣齋主
人來余出晤則彼此不相識錯愕問姓名既而常常見之始知
頴伽與余同歲生其為人磊落多情於友誼極篤不恃才人韻
致可愛可親已也然頴伽氣骨峻然俯視一切庸衆人目之曰
狂深嫉大怪之而與余如舊相識見拙輯漢書音義頗珍惜之

既工書法復手自繕錄為技勘一二皆當而倦倦然欲得余言
以致一時情好余於炳伽亦不能釋然余今遠別在邇未稔觀
面何日遂題數言於漢書音義以識鄭蔡之交云

書張子厚訂頑後 丙辰仲夏

朱子云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按此篇合天地萬物為一體以發明仁道或區別天地萬物與已不相屬是頑鈍無靈謂之不仁此言仁以訂其失故曰訂頑其所謂砭愚者有云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違非不智孰甚焉因針砭其愚感故曰砭愚命題允協試核之程正叔所改東西兩字寥廓無著舍雙牖無以立稱且古箴銘之辭皆有韻之文今二篇無韻安得謂之銘邪若言啟爭端則孟子嘗言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言惟其當不聞有議其啟爭端也宜復原題訂頑為

是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四事雖虞舜曾子申生伯奇並舉
照辭氣抑揚其大小得失自見故以父母之慈而猶有亂命以
天地之大而猶有所憾事親天一也為子者可不知所從事歟
朱子解等例齊觀殆失之茲剛訂舊註以詒曾弄者云時嘉慶
元年夏五月甲子鐫堂識於武昌制署之經訓書塾

書銀河棹校本後 丁巳孟夏

丁巳四月得之江吳秀峯秋岫本校於西湖蒙泉吳本六士有
正集附集此在正集中而多所刪改非張仙槎本書其士學亦
甚劣如銀河棹首重適干而吳本附注云伏干之說頭緒太多
可以不用則全不識作者苦心矣又陰陽二貴圖本先後天八
卦見士學源於易象非術數小家可擬而辨月時法亦本河圖
生成之數為最真乃一切刪去則仍同俗學而非銀河棹矣可
為痛惜干旺為五行自旺之氣吳本作十干自旺之氣注云原
本作五行此足徵鋪堂手錄者為原本而吳書為改竄即刑沖
二字亦不解故書中謬以沖為刑其貽誤於人不淺然張本文

字謬脫處吳本往往不誤節取以校正文字斯為善玆取瑜之
法時嘉慶二年四月十一日武進臧鏞堂識

跋長興臧氏宗譜 丙寅季夏

嘉慶丙寅夏六月庸來長興訪吾宗伯辰明經以手輯譜稿見示簡核有法斷自明嘉靖贈工部郎中益齋公為始而追本於前五世仲和公謂以上不可考所以傳信也述原始第一考獻第二系表第三系表下第四科第考第五家傳第六藝文志第七又深辨舊譜以劉宋諱質字含文者改名曰謨為第二世當南宋寶祐間以南齊諱榮緒者改為字而削其名曰綸為始祖當南宋嘉定間乃緣字生文的係偽撰必當削去自來為誌銘傳表者皆承襲其誤庸深避其言舉此見譜牒家詭託遠胄名宗為始祖者概未可信適成其自誣而已吾武進臧氏明李始

可考始祖省三公諱肇元生萬曆間七傳而至庸舊譜既燬於
江陰相傳為自東莞遷吳興自吳興遷毘陵能無名字世次可
考則仍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矣今反復長興之譜亦無以證其
分合之端也同懷弟和貴好學而性至孝嘗偕庸訂纂家譜客
歲來長興與伯辰交假其譜讀之求武進宗派之所自庶能昌
吾宗者詎年僅三十而卒今追踪芳躅識其交遊手澤如新墓
有宿草歸而祥祭良深悲悼已嘉伯辰氏之善述而不誣其先
也識數語以歸之

跋臬閣居士傳丙寅季夏

杭州陸君封五出示臬閣居士傳乃陳眉公撰文董香光所書君高祖環溪先生之懿行也先生天性孝友少涉憂患幾無以自存幸至誠感神終能振拔既饒於財伯子以明經貢成均叔仲以文藝補諸生訖君之子若孫均以文學世其家則先生之紹緒遠矣撫兄遺孤二人俾成立護之如頭目課之如已子二子之言曰吾讀蔡中郎書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鬚髮二色叔父視之親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肩馬伏波一情不易御伯適更踰所生其我叔父之謂乎觀二子之言而先生可知矣君出此卷屬題庸適有懷亡弟和貴遂書此以歸之丙寅夏六月

武進臧庸題於長興館舍

刻庚午落卷跋

庚午孟冬

歲庚午順天榜發吳美存師為余領落卷已被人攫去二三場
率筆直書不復記憶未能全刊榜將發友人為拈文昌籤云著
書盈帙鬚毛斑憑向溪頭買一山臨水自傷流落久暮年詩賦
動江關流落之久神其鑒之豈非命哉或云君著述自足不朽
不藉科第為重此無聊慰藉余豈足當之且

國家以制義取士而文不合格屢擯有司亦已之過也憶甲子
寓桂香東侍郎家朱文正公索閱藝許前列為占士課大書魁
字注云詩不為害時因詩有小疵文正深慮故云今年闈內即
錄頭場文見者許列前茅乃至落卷亦不可得是必余之罪戾

叢積天降之罰俾諸君子有知言之識者決料不驗深可愧已
然余文雖不足惜而諸君子之評議則非具非常之識者不能
道不忍聽其飄散零落深沒閱者苦心因為過而存之自今思
之猶幸不售得以著其姓氏大書深刻懸之國門萬一諸君子
之言而駭也必不能如今之所為矣豈非幸哉豈非幸哉十月
五日拜經主人自跋

丁小雅教授六十序

丁巳季春

錦堂從故學士盧呂弓遊即知小雅先生讀學士所錄鄭易極
詳審精密以未獲見手定本為憾今年春遊浙相見恨晚知錦
堂之篤志先師鄭氏學也款居西湖精舍執鄭易來授之讀且
屬為校讐遂據私定本參之更檢勘十三經義疏歷旬日成復
披數十條先是曲阜孔叢伯讀此書亦有校語錦堂氣性粗直
有駁正過當處先生惠書曰備見心細如髮不留遺憾駁正孔
氏各條詞氣稍直將來略為改易付彼一觀然後知先生之善
與人同大公無我而辭氣溫雅循循善誘益為心重其人又告
我去年書院逐淫僧事復足徵見義敢為去惡務盡清士習端

民風為有造於浙土者非淺鑑堂前寓精舍失去經籍不計本
年出手校秘冊癖嗜難割寢食遼廢先生為憐諸城隍司神且
徧召其門下士踪跡之有方君嘉庵胡君理晉出其力大索十
日獲書二十四冊歸我此可見先生平日教化之神思信之感
故言甫出而人人樂為之用雖異方末學深被其惠於無窮也
又恐研經好古之士或被竊書之名為表白掩飾者甚力此復
見先生忠厚待人浙士所當深感勿忘矣夫學術堅固品詣篤
實皆壽徵也先生命記失書事本末未暇適遇先生六旬生辰
適書此以為先生壽時嘉慶二年丁巳季春月吉

孫太恭人六十序 丙寅孟秋

庸與鳳卿觀察合志同方情好若兄弟嘉慶九年應順天鄉試
訪觀察涿州館舍秋留信宿論質經史夜以繼日而持躬謙約
不異寒素手出令先尊葆年中丞遺照屬題庸悚然起敬謂微
文末義不足開揚先德恐重負所託辭不獲命遂手書於幅在
都二年往來書問無間既心識觀察之賢久而知出生母太恭
人之教為多云十年十二月庸得家書知老母念庸甚切即欲
歸省適觀察以車采迂遂出都過涿而觀察久意延庸訂纂經
史兼課全嗣至是遂欲留之約以異日則述太恭人命曰子所
以急歸者省母耳今為道便常州問母安否何如安則留此否

即送子歸二旬報命庸固執不可太恭人元旦率孫進整獻擊
而拜曰幼孫必得先生為師者蒙養之義所以端本重始也
庸以子姪禮謁之見太恭人容儀端好年約四十許已徵福壽
靡疆之兆矣屈行觀察曰明年三月三日為家慈六十生辰親
朋侑觴以祝乞子一言幸早成之擬先期製軸以垂不朽庸聞
而自慙恐微文末義不足以頌揚母德而太恭人之教子若孫
必端其本觀察遂為國家全器當世聞人又發不匱之思而廣
錫類之仁其絲絲不已之祥固根乎天性無俟庸之贅言者而
庸深感其德又能已於一言乎遂齋沐撰文郵寄以為壽恨道
遠不克捲鞵鞠跽登堂以拜也太恭人聞庸之言欣欣然有喜

色而進一厄乎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秋七月吉旦年家眷愚
姪武進臧庸率子相頓首拜祝

禮部侍郎
少宗伯 莊公小傳 庚申仲冬

拜經堂文集卷第五

公姓莊氏名存與字方耕江蘇武進人乾隆己丑擢_{禮部}左侍郎五歲就塾讀書日數行下年十二京師地震屋傾履墮塲下掘土五六尺許始得耳目閉塞良久方出聲力探經史性理百家從舅氏錢公某講肄平生學業始基此戊午下第歸研究算學忘寢食因得眩暈疾戊辰散館列二等仍留教習奉諭旨云閉戶讀書留心經學一時驚為儒臣異日數出_典浙江試兩典湖北試督學順天河南壬申會試同考官辛卯副總裁甲辰知貢舉壬辰教習庶吉士查察鎗手傳遞頂冒諸弊極嚴密所按次第肅清覬覦者望風斂戢士心益勵奉

旨清鑒順天士籍有寄托者改歸原籍逾限除名奏請暫停南
北歲科據本生自首姓名一咨禮部一行文各布政司轉行各
州縣親族里鄰切結由司轉覆到後始准咨回本省學政奉
旨准行訓士子告語諄懇必以敦本業崇實行為最在

上書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無間

皇子時親講說愛敬日深任禮部講求會典舊章遇祭祀朝會
宴享諸大事敬謹襄贊勿懈數十年如一日治家嚴而有法不
苟言笑于世俗聲華玩好之屬澹然無所嗜性清介嚴取子謹
然諾飲食衣服刻苦自持奉差使所過食用必自治并戒僕從
不勤館人故所蒞下車輿頌翕然教子孫持家範勿令稍染時

趨接物中正平易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家居宇舍精潔器物整
齊書籍時親檢點勿使稍有參錯如稟庭訓習朱子小學近思
錄長益沉潛經義誦詩讀書惟以知人論世為準故所造洪博
深邃莫測其涯涘若天文輿地河渠水利律呂算數之學莫不
覃思殫究口吟手披率至夜分始就寢謂學以養其良心益其
神智須旁廣而中深始能囊括羣言發其精蘊又云讀書之法
指之必有其處持之必有其故力爭乎毫釐之差深明乎疑似
之介嘗自署齋聯云玩經存大體理義悅心若已問作耳聞聖
賢在坐其平生得力語也所著有八卦觀象篇象象論象傳論
繫辭傳論序卦傳論卦氣解尚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問官

記律譜六樂解九律解聲應生變解成律合聲論審一定和解
天位人聲地律論合樂解定黃鐘之聲及其徑論律書解琴律
解瑟音論算法約言等書藏于家易主朱子本詩宗小序毛傳
尚書則兼治古今文春秋宗公穀義例三禮采鄭注而參酌諸
家病中猶時時背誦經書不置乾隆五十三年卒年七十歲子
三人逢原乙酉舉人山陽縣學訓導通敏壬辰翰林詹事府左
春坊左中允選辰戊戌進士甲辰召試授內閣中書先卒孫六人
楷曰庸堂少從公之從子葆琛進士問學嘗一見公自慚譎陋
未敢有所質也後讀公尚書既見歎其精通浩博深于大義章
句小儒求由問津矣近者孫伯洲觀察撰輯經學淵源錄屬庸

堂徵采事狀因從公子孫索誌銘家傳等勿得得其家行述於是撰擬其學行大略著小傳以俟觀察裁錄焉公之學行近世蓋僅見安得盡請公之遺書為快乎時嘉慶五年十一月長至前三日同里後學臧庸堂拜撰

散日講官起居注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先生行狀庚申仲冬

曾祖承芳明署運平縣知縣妣某氏生妣朱氏

祖之翰妣支氏楊氏

父存心 皇錢塘歲貢生應試博學鴻詞妣馮氏張氏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東里人餘妣縣籍盧文弨年七十九

狀

先生姓盧氏字紹弓顏其堂曰抱經學者稱抱經先生父徵士公與同里柔主事調元交最善母馮太宜人故雅敬之先生五歲得瘵疾將卒聞主事來啟中門再拜曰以兒子為託主事感其誠遂以女字先生迨至京師授以業由是學益進乾隆

戊午舉順天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會試中式

廷對剴切暢所欲言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甲戌散館

上命取詩片進閱曰你就是盧文弨麼

欽定一等一名授日講官起居注由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丁丑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在

尚書房行走侍

皇子講讀出典廣東試提督湖南學政以端士習正體（文）為急
拔寒畯入家塾延師課其成如丁未進士洛陽令龔鶴鳴其一
也戊子以條奏學政事奉

旨撤回吏議左遷念繼母張太宜人春秋高告終養歸時先生

年五十有四矣壬辰兩江總督高公晉奏請^王鍾山書院講席先
後八年從遊者若方維甸孫星衍董敬增^蘇為著^蘇迨先生卒訃至
江寧甫及門顧銘姚大慶等奉^衆主崇祀書院馬壘主浙江之
紫陽崇文山西之晉陽太倉之婁東常州之龍城江陰之暨陽
諸講席著錄最稱極盛任龍城郡尊李公廷敬延修府志迺根
據正史參考群書采輯事文數百十篇屬草藁曰史有史料志
亦有志料吾不能依循舊本草率了事也病中猶與分纂諸君
論不輟既而李公調他郡資費中匱不克歲事因以所成稿授
郡中紳士辭講席歸歸而兩浙都轉運阿公林保延主紫陽待
先生忠且敬課期必盛服坐講堂鐫院戶按名給卷五日發案

評閱詳悉如鍾山晉陽時乙卯秋獲雋者八人龔君麗正丙辰
聯捷成進士會醜便有失禮先生復辭去至江寧訪舊友感寒
疾歸過常州卒于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先
一日猶強起與及門丁履恒謀儀禮童時喜鈔書貧不能多得
紙縮為巾箱本十餘篋皆蠅頭小楷官中書日始篤志校書入
直每携四冊盡日點勘十年讀經史皆編作書閱文點畫不苟
稍有訛闕必為訂正曰此古人小學之事也篤學老而不厭味
爽即起夜分始寢終日莊坐讀書遇疑義則取別本勘若有不
當又檢視他書卷帙繁雜堆几盈案而心志益清嘗合經史子
集三十八部成群書拾補若干卷正誤輯遺傲經典釋文例句

釋而字注之又取董仲舒春秋繁露新書校而合刊名之曰漢兩大儒書以皆經生而通達治體如周末孟軻氏荀卿子之儔也又取逸周書荀子孟子音義呂氏春秋方言白虎通韓詩外傳等一一校刊至今海內之士多知讀周秦兩漢書馬凡十三經二十一史大戴禮記國語國策史記索隱蔡中郎集等皆精意細勘有手訂善本藏於家晚年更取影宋鈔釋文審定付梓每卷撰考證附後蓋先生以經術導士於是為至而衣被學者之功亦由是益廣矣所自著書有周易注疏輯正十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廣雅注釋二卷經義考補若干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文集三十四卷大半刊行少事繼母得其

歡心服官京師雖甚貧奉養必竭力謀豐腴及張太宜人疾亟
先生年已七十有三无匝月衣不解帶居喪盡禮家忌旅居必
奠謝客終日自外歸必設祭于桑主事墓與人言必稱從父先
生外王父馮公景詩文集燬于火為重鑿之執友江陰趙君曠
明注顏氏家訓為補刊之見道純正不惑于釋老遇佞佛者必
多方戒諭或作書拯救之曰吾不忍其陷于異端并不許其以
釋混儒也待人無城府有不可則義形于色及其改又善之如
初閑居飽粗糲衣布褐戚友困者周之不能營葬者時以糞車
不能應試者給以卷資所到開栽花木馴鷓鴣以養性馮配馮
氏繼室謝氏楊氏子四人慶昭附監生後先生七月卒慶謀國

學生早卒慶鍾縣學生慶錄國生孫一人能庸乾隆戊申主講
龍城知黼堂亟欲見之以月令雜說請正曰子異日學業吾不
如也黼感其言執弟子禮會修郡志采先高祖學行入儒林傳
而語于里人湯君賓路曰是子他日亦儒林傳中人及先生之
終纔二十日耳教誨尊懇垂歿不衰身受大德無以發明先生
之道是懼嘗乞錢少詹大昕既知縣玉裁撰志傳得跋君文少
詹未有作也先生卒後五年黼堂乃次先生歷官行事治經大
畧著書卷數為之狀以備史館傳儒林采擇謹狀嘉慶五年十
一月十七日受業弟子常州府學附生臧鏞堂狀

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汪君德鉞行狀

曾祖父桐縣學生妣江氏

祖父周煜歲貢生妣費氏

父文墀妣楊氏

安徽安慶府懷寧縣欽化鄉一圖人汪德鉞字崇義年

六十三

汪氏系出唐越國公華世居歙州績溪宋末有寶五者由婺源
大坂遷懷寧玉照鄉越三世文清當明中葉由玉照鄉遷今懷
寧之古堽壩自周煜以上五世皆府縣學生周煜及事高祖妣
胡以孝友聞婦費遵姑江危疾剗股和飲食進之文墀植德尤

厚子弟世守家法君幼稟庭訓為文舉筆立就從舅氏揚明經
家洙受易潛山張太令必剛質經史先後受知朱學使筠秦學
使潮應丁酉科選拔會父卒星奔痛不欲生居喪依禮服未闋
刲股療母疾不瘳舉乾隆戊申順天鄉試嘉慶丙辰成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補禮部精膳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充 實錄
館纂修官會典總纂官乙丑二月保送御史適以會典謠字奪
職旋請復需次銓部閉戶忍飢讀書課子孫越四載卒君立身
以知恥為要嘗謂孔子論士行已有恥恥其不潔者而已孟子
言人有所不為不為其不義者而已究其極伊尹恥其君不若
堯舜君子終食之間不違仁而造端必自富貴貧賤始大興朱

文正珪巡撫安徽五年政體寬大君始舉於鄉獻撫軍論曰放
流屏逐經有明文弛而不張文武弗為公能易寬為猛俾吏離
慈母之懷侍嚴師之側吏不望風股慄盪滌宿弊者吾不信也
宋朱子按浙官吏憚其風采解印而去者大半始克舉行荒政
民困漸蘇今宜法子產之治鄭不宜如曹參之治齊宜如蜀相
諸葛武侯不宜如東海相劉寬且天子代天治民天之元氣也
封疆大吏代天子治民天之雨露霜雪雷霆也霜雪之過抑也
不固雨露之滋生也亦不茂疾風迅雷之散陰氣也不力和風
甘雨之宣陽氣也亦不暢抑鄭僑諸葛之不同申韓也公稔知
之如強悍之族不黜於鄭游詞巧飾之吏不斥於西蜀子產豈

得為患人而忠武又何以亞管蕭耶故貔虎不降麟無以為仁
鷹鷂不逐鳳無以為威狼莠荼蓼不蕪嘉禾無以為生無賢愚
知之公不忍於頭會箕歿之人而獨忍於纍、然匍匐入井之
赤子耶文正未之從後頗悔之對僚吏每以為言再任安徽及
調撫廣東稍、嚴肅焉己未春文正被、召君在庶常館上書
曰海內仰望明公不啻若宋仁宗之有韓范明孝宗之有劉謝
茲竊有獻於公其大細有四一曰輔、威德處時世之盈滿者
易驕救驕之弊在戰兢恐懼而持之以敬席人物之殷富者易
奢藥奢之弊在節省簡約而持之以儉能敬天地與祖宗則天
與祖宗所遺之百姓必時慄一夫勝子之戒而如保赤子召公

公所謂以小民受天永命者也二曰教 皇子擇老成端厚通
達治體者輔翼之讀經以識道齊之本讀史以識治亂之原如
唐太宗帝範真德秀大學衍義等均當熟復以助其聰若詩賦
字畫無益治道惟天縱多能可以兼之不然寧急其本而緩其
末可也三曰慎用人以舉衆職夫利口便捷之人進則持重敦
厚之人黜矣奔競營謀之人得志則廉恥道喪而剝損及於閭
閻矣大學戒長國家者用小人張釋之阻漢文帝賞嗇夫千古
龜鑑也凡內外臣工以節操為重廉隅為先而後察其才而器
使之說者說非才無以集事固已然操守固才獻乃助以為善
若無操守才具愈敏資之為毒而已使貪使詐或多事之秋權

宜之術不得已偶一為之但此輩如蝮虺螫毒近輒傷人終不
如痛加擯斥之為愈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廣開保薦破資格
以用之復久於其任而罰亦及於保薦之人則各慎所舉而人
才出矣四曰辨上下以定志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而風
俗日靡兩大之力何以能支惟以節儉導之則財之流也緩而
物力可以漸及惟以等級定之使貴賤以等踰等則治之以罪
此於辨分中寓搏節之意法未有善於此者 國家亦有嚴禁
矣而有司視為具文是以商賈奴隸之用財有千百倍於凡民
且上擬於公卿者今凡車服輿馬器皿屋廬多為等級復三令
五申大吏嚴飭於州縣州縣實行於民間而以此為考課則財

用節矣親民之吏莫切於州縣州縣者治亂之本也今各布政使司所轄無邑無虧空姑以安徽計之則他省可知矣愚意以今日為斷嚴核其數上之戶部而累不及於後任如使後任承虧空雖廉如伯夷敏如子產皆束手受縛民困何由蘇耶至銅漕鹽關四者財用之大端如人之有手足四支也今積久生弊貴州產銅之地遠遠於昔時雲南虧空更僕不能數衛丁貧累州縣即以挾持州縣食鹽引累波及平民關稅盈餘市價昂貴此豈天下之細故耶不亟為變法而整齊之將受其弊易曰窮則變通則久因時制宜此其時也軍旅素未學習然州縣更有壯丁而不使統兵兵之隸營伍者徒有虛名而老弱不可用使

不嚴為練習何以待變邇日小醜跳梁雖不難撲滅然糜餉疲
兵亦已數年矣堅壁清野之說自為上策更宜使各縣團練鄉
勇縣令即為主將千總以下統之即可守要害兼可省兵餉或
本縣賊多單弱不支則令鄰境鄉勇并禦之事平各歸其鄉而
險要之地仍選帥督官兵守之倘亦策之可行者乎官禮部日
書吏言乾隆年間司員見堂官皆長揖後乃易為半跪河間紀
文達時為尚書君會試座主也上書曰竊聞劉冢宰長吏部見
屬官復長揖而喜之自古宗社之鞏固由士大夫之植氣節而
氣節之能植由豫識有廉恥廉恥者何謂不苞苴饋餉以營利
達不脅肩諂笑以羞妻妾而已聞吏禮二部之不長揖與前後

輩之不守舊規也不過數十年一則啟競之風一則長驕傲之習竊以昔人制禮每折之於豪釐君子守禮亦爭之於微末且夫立殿陛數十年而尺寸不踰者託孤之大臣也立於朝而淮南寢謀者大將軍之揖客也即如一臺參也而韓文公與李中丞爭之一坐位也而顏魯公與郭璞射爭之彼豈好為是嘵嘵哉亦謂禮制之不可踰焉耳大抵屬吏之於長貳苟非喪心病狂誰敢倨傲不恭故不患其不能屈患其屈而習為脂韋流為苟賤此則士君子之所隱憂也古士大夫雖肯賤不敵而相見以所敬為拜之先後國君於士不荅拜非其臣猶尚荅之今不敢妄希上官之加禮但遵舊制何不可行耶文達讀而善之即

改復長揖山東巡撫議以肥城邱氏為左邱明後據廣韻引風俗通為證咨部請立五經博士因為議曰唐林寶元和姓纂於邱氏云齊大夫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為姓左傳有邾大夫邱弱於左氏云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氏後乃出左邱明云齊國臨淄縣有左邱明之後舉左雍左思為證林寶為唐博聞士隋志錄譜系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顯慶中呂才撰姓氏錄開元中柳沖修改唐韻又天寶所修案證風俗通賈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而姓纂邱氏獨不用應劭說必證據明白始削之邱氏譜近出去林氏又千餘年矣乃反引風俗通為證其不可信者一也況支派以郡望為準故一元氏也元城之元出

衛元咺洛陽之元出魏拓跋一周氏也汝南之周出周安王沛國之周出周赧王一王氏也太原瑯琊之王出王子晉北海陳留出田和東海出畢公高高平京兆出魏信陵君今考廣韻云邱姓出吳興河南二望風俗通曰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營邱支孫以地為氏代居扶風漢末邱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是應劭惟以河南一望為邱明後與肥城何涉乎其不可信者二也邱氏譜始以為姜氏封於營邱以邱為氏後因齊胡公難奔楚為左史倚相其子又因乾谿亂奔魯為太史生邱明遂以左為氏復謂邱明十五世孫起避王莽徵辟去左襲邱考廣韻及姓纂於邱左二氏迥別今乃依違二

者改易頤頤又姓纂於左氏下云魯左邱明楚左史倚相於左
史複姓下云有左史倚相俱以倚相邱明別族今乃以倚相為
邱明祖又載漢光武時裔孫邱堂左氏稽含志跋云建武六年
十六代孫邱堂薰沐謹書東漢之初無此稱謂字樣又叙文淺
鄙決非漢人手筆種、純繆假託顯然其不可信者三也或謂
善善欲長然欲報左氏傳經之功而俾非種冒承左氏有靈其
式憑耶從前奉祀生之立已失考於前一誤豈容再誤竟罷其
請識者避之鄭康成注周易雜卦傳大過顛也曰自此以下卦
肯不協似錯亂失正朱子本義亦曰以下卦不反對或疑錯簡
君作反對互圖以明其義謂自乾坤至井困三十卦自咸恆至

史三十四卦一陽之卦六在前三十卦中一陰之卦六在後三十四卦中扶陽抑陰義也前終以晉明夷井困者晉明夷離為主井困坎為主即上經終坎離意也後終以既未濟特倒爻於末者夫盡復為乾也前為陽故一陽二陽卦多在前後為陰故一陰二陰卦多在中後大過四陽姤五陽也三陽以陰陽各半前八後十二漸既未濟皆三陽也正對之卦凡八在前五爻姤凡八在後漸互未濟歸妹互既濟既未濟又相互統既十六卦乾坤剝復夬姤既未濟大過頤睽家人蹇解漸歸妹是也互剝復蹇解各四在前互姤夬既未濟頤大過各四在後互家人睽共八前後各二互乾坤各四前乾一坤三後坤一乾三互歸妹漸

各四前六後二通計之亦皆四也是非特大過以下反互對無
錯而雜卦之旨明即上下經陰陽反正之旨亦無不明矣其讀
易曰以世運言之則治日少而亂日多以時序言之則溫和清
明之日少而陰晦寒暑之日多以人言之則君子少而小人多
以事言之則吉少而凶悔吝多是皆陰陽之推盪而浸至偏勝
者也自有易而寒暑可以正四時可以調亂可復治小人可化
為君子凶悔吝可反而之吉此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
大人否亨者方深則不可救故必身否而道乃亨也休否大人
吉者將濟則不得不救故必休否道乃亨也老子主退屈只一
謙卦可了然以與為取以翁為張流為陰謀譎詐聖賢則自視

欽然惟見己之不足而已震下乾上曰无妄而雜卦又曰災何也蓋乾誠也震動也動而能誠則不計吉凶悔吝矣動而循理則得吉固其常即凶悔吝亦時運之適然而非其所應得者故雖灾无妄子弟之過禁於少時則家道正臣僚之失絕於初進則朝政清自古興亡治亂之機伏此大畜童牛之牯元吉傳曰有喜謂此也過涉滅頂凶无咎者處大過之時為大過人之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事雖凶其過涉之節不可咎也史稱文祥才疎意廣卒無成功然前之救難後之殉節俱不可議兒為悅而上爻又兌之主疊山所謂從容就義文山所謂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者也讀尚書曰咨女二十有二人焉鄭僞孔皆

不數稷契臯陶鄭無四岳有爰折伯與朱虎熊羆四人馬孔無
此而以四岳為四人按史記五帝本紀曰禹臯陶契后稷伯夷
夔龍倭彭祖自堯時皆舉用命十二牧論帝德遠佞人則蠻夷
率服下乃歷叙四岳等十人事而總結之曰此二十二人咸成
厥功是太史公有稷契臯陶且以四嶽為彭祖故舉彭祖之名
於前叙四嶽之事於後也唐楊倞注荀子云彭祖堯臣名鏗封
於彭城經虞夏至商七百歲此言必有所本矣惠不惠樹不樹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王當為大左傳引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其證讀詩經曰毛傳兩言后妃有
關雎之德又言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齊詩匡衡說同鄭箋以

淑女為衆妾正義又以箋意釋傳誤也小民勞苦之情先時而發之則有以安其心而作忠勇之氣過時而發之斯失其機宜而無救於危亡自我而發之則有以服其中而動豫悅之誠自彼而發之斯取其怨恨而無解於離叛采薇得之謀夫孔多是

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就以為猶咎韻然毛詩古文聲可通轉

吳越春秋河上歌曰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

用韻與毛詩同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夏楚也草鞭也尚書

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古以與通江有汜不我以箋云以猶與也

此謂聲與色夏與草耳讀禮經曰士冠筮日卦者在左卒筮書

卦執以示主人特牲饋食禮筮日卦者在左卒筮書卦筮者執

以示主人書寫皆卦者事執筮主人皆筮者事士冠不言筮者文不具耳鄭注以士冠書卦為筮人事特牲書卦為卦者事誤也親迎北面奠雁再拜稽首者女父筮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先祖之遺體授人故也壻拜主人不荅者亦假先祖之靈以授之不敢當其禮也鄭注謂主為授女教氏謂以女在房失其義矣父為長子三年者以先祖之正體摧傷大宗特絕故等諸臣之喪君子之喪父妻之喪夫後世易以期服與衆子等矣宗法廢久若不可復而服制仍之猶餼羊意也朋友總麻然孔子喪由回若子而無服門人喪夫子若父而無服則朋友之以道義交者若喪兄弟而無服宜也孔子沒門人心喪三年漢時有以師

喪去官者後人權其恩義之輕重而內斷於心可也讀周官曰
市廛雜運盜賊奸匪之藪也司市司疏司稽胥肆長層累稽察
之此市清獄簡而比匪無所容也曹參以市獄並言達此泉府
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償其直而不使折
閱也滯可以賤買而必償其直不時而買其價必騰而必從其
祗先王一以利民而已無與焉古人重喪禮族師鄮長有治喪
紀相葬埋之事秦漢風猶近古史記項羽本紀每吳中有繇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陳平傳里中
有喪往侍以先往後罷為助讀禮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與
使從俗同義鄭氏謂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不若箋詩賓之初

筵籥舞笙鼓曰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盥其聲正義
引鄭志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
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此解之善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
乘壺酒束脩一犬鄭注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按犬
馬不上堂故陳酒執脩其將命則曰一犬下云守犬田犬則授
擯者此為食犬故畧之甯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
民婦猶有不至者此即平詩俛我乎堂俛我乎巷悔予不將不
送意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也注謂不親夫以
孝舅姑說美而非本旨也讀春秋曰隱不書即位穀梁以為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不知惠命隱攝隱惟以父命為尊若曰先君亂命不可從伯夷之逃又何為乎僖十八年秋救齊穀梁以為善然合前後觀之莊三十二年冬狄戍邢閔元年春齊人救邢二年十二月狄侵衛十四年秋狄侵鄭其勢熾矣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秋救齊齊桓攘狄救邢狄乃不修前怨竊假伯績躡魯而救之其志益不可測是年秋即摟中國諸侯以伐諸侯遂書冬邢人狄人伐衛矣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春狄侵衛二十四年秋伐鄭三十年秋侵齊三十一年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大抵僖

撥於閔僖之時齊魯晉衛鄭邢疊遭蹂躪宣成以後分赤白二種其勢稍衰晉屢敗之滅之然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成九年十二月白狄伐晉襄十八年春白狄來征伐會盟幾與春秋相終始故善狄救齊之說非通於春秋者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公羊以書人為敗考莊十年書荆二十三
年書荆人僖元年書楚人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二十一年書楚人又書楚于是時楚成王執宋公以爭伯强悍已極故書予以著其實而獻捷仍稱楚人自二十一年至文八年皆然則抑之意也蓋初以楚奪宋伯宋襄沒晉文與襄公繼伯楚業不成至晉靈立趙盾擅權伯統幾絕會盟于扈皆槩稱曰諸侯以見

為敬辭於是文九年始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訖春秋征伐會盟無不書楚子矣遲之久而後進蓋有所不得已猶孔子不用於魯衛乃之列國最後始適楚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桓文襄悼主伯天下無亂賊之事自文六年晉襄卒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夏齊人弑其君商人冬莒弑其君庶其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而魯猶內諱于惡事晉靈齊弱坐視不救趙盾有無君之心陰利其然故宣二年自弑其君夷臯先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猶列叙魯宋諸國至九月有公子商人之變十五年遂統書諸侯盟于扈矣十六年有宋人之

變十七年又止書諸侯會于扈矣非因晉伯已衰不能討賊故
變文以見例乎左氏於扈謂晉受齊賂會扈謂晉與宋平冠裳
顛倒天地易位而無人焉以救之能不為之痛哭流涕哉馬季
長注論語以三綱五常解因以損益為文質三統集注因之為
辨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父子君臣禮義乃有所錯三綱定之自天者也非夏殷先王所
創也不可謂之因五常亦然且孔子言禮一而已焉以為五常
則益之以仁義知信如其說以衍之曰殷因於夏之仁義知信
周因於殷之仁義知信可乎蓋因與損益為一事損者損其禮
益者益其禮禮也者吉凶軍賓嘉之謂非指其辭讓之心之為

禮之端而言也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湯武革命故禮亦隨之然革其節目而不能革其大體故同一始加冠而牟追章甫委貌異其制同一三加而收昂弁異其名同一尸而夏立殷坐周旅酬同一降神而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同一牲而異其黑白赤同一祭而異其心肝肺同一飲而異其明水醴酒同一尊而異其山著犧象乃因風氣之淳澆而有盈縮監前人之得失而裒益其多寡是聖人之善其因也禮也者人之堤坊也其因與損益亦若是而已故君臣父子夫婦之名不可即名以禮而仁義知信之德不可獨以禮當之也謂鄭康成朱晦菴二先生魂魄疆固故著述富而精學惟其是而已

何漢宋之別談漢學者輒輕詆宋儒宋儒文字即有疏誤亦何害為
大賢也君慕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日之所為夜必書
之揭經書要義并時撰箴銘以自勵謂觸目不懲於心亦緣飾
以為人而已誠意乃人鬼關懲忿窒慾必絕其根飲食男女正
君子用力之地居喪不自克下愚不移矣又云浮薄以厚藥之
躁率以靜藥之傲誕以敬藥之不能精進病在因循因字銳齋
一字三藥自乾隆丙戌立日記冊起訖嘉慶戊辰七月二十一
日疾作乃已夢寐有過亦書以自責立志之早用力之勇且銳
莫君若也初紀文達得君卷駁策題識拔之惓惓有身後託及
薨哭之慟朱文正薨亦然曰善人沒矣由庶吉士假歸卜葬采

邑中先賢忠孝榜諸學宮尤重當代賢士大夫為庸弟孝節處
士禮堂銘墓每稱弟必曰孝節先生未達時隱居其鄉之雲田
坂因以自號雲田性癖不善狡獪並世人遇之漠如也獨時時
從故紙中索骨朽人為友遇得意輒低首下拜以是得狂名常
購古琴懸諸壁客有過者請鼓之雲田笑曰予不聞陶彭澤故
事乎客頷之常携琴挾書坐山顛看白雲出沒麋鹿狎其前有
樵者素識之擔薪過山腰曰日夕矣與子偕歸可乎曰可自是
以為常築室近水濱飯後拋書於牀攜琴憇石磯數遊魚聽兩
岸鳥鳴聲朗吟少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違之句興盡復入
室懸琴讀書讀倦輒卧卧輒夢芒屨入深山踏月高歌既寤歌

聲歷歷在耳自是又以為常俗人厭其迂時其至望也然去之
雲田謂暱我者故琴書山水四友也自撰四一居士傳云一即
雲田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君之志也君生
乾隆十三年二月五日以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邸春
秋六十有一將沒猶整衣冠嚴肅自持曰死生命也娶徐氏繼
室阮氏皆封宜人子時灞縣學生時漣國子監生侯補廣東典
史次時秦女一人適潛山國子監生徐貴綸孫二人師榘師榘
時灞歸喪以庚午春二月權厝君於欽化鄉黃莊秋九月復由
里中至京師攜君遺書乞庸按定甲子乙丑間庸在京師辱知
於君義不可辭乃編次周易義例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五圖一

卷七經偶記十二卷女範二卷銳齋偶筆二卷日記六卷四一
居士文鈔六卷古今體詩二卷應制詩賦二卷時文稿二卷又
有周易集成禮記集注論語講義五經文字異同考三國志補
注皆未成稿藏於家庸以君有志當世事而位不竟其用經說
多三十歲前作能融會儒先斷以精意至自治嚴密雖其生平
友好皆不及知恐久而不彰無以為來者徵也因撮其言之深
切明粹者著於篇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答吳玉松御史論汪禮部行狀書 辛未仲春

輸金究非政體受人以德者宜不勸為此三藥之舉所謂有時
乎為貧也承改以說字被議錫職旋請復請字點鐵成金直願
惜

國體竟不必為賢者諱豈無賢者復因此發名成業史策流傳
能盡諱乎誌渾舉被議然處分錫階皆被議也被議錫職亦嫌
複當昨又改為以說字奪職庶不沒其實而文亦明傳則襲用
其家述示稿愧未及言日記失官後時以過於曠達為戒米用
四一居士傳時疑此或晚年作不免有以琴書排解之嫌特詢
其家答謂三十歲以前著則終始一節窮達不改竊謂士不可

一日無此志。愛其文。益重其人。故既列入孝節錄。復載之行狀。中前夜王伯申學士來言。此文通體質實。惟篇末語涉空浮。不如刪存雲田四一等句。與尊見正同。然別號太多。類聚無謂。終不如載其全文。標其逸趣。藉引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二語。為論贊。就此收盡。通篇此銚。爐之微意也。郝爾卑農與郝意相符。各有所見。不必盡同。昨言晉書陶潛傳亦自載其自作五柳先生傳者。謂前史有此體製。傳狀同類。郝文有本非妄作耳。不以五柳擬三藥也。與柳州謫官後肆志山水事亦不同。柳州藉以舒其牢騷。不平宜為昌黎所不采。郝文則提明未達時已如此。古人仕隱一致。易地皆然。核三藥生平近之。非敢

加意摹寫也。承教殷殷所疑未釋如遽冊之出之勉强酬應進
退無據當為先生所不取。將他端指示改正者亦非出於本心
矣。

皇朝贈文林郎府學增廣生員蘇景程先生行狀

庚午孟春

曾祖承琮娶潘氏陸氏

祖廷弼娶余氏

父維仁娶錢氏

江蘇常州府武進縣子城里人蘇淳年七十九

先生名淳字景程一字謹人姓蘇氏宋眉山文忠公賦二十二

世孫也世居無錫蘭儀岸高祖良知遷居郡城父維仁割股和

藥療母疾不起乃棄舉子業佐父為郡掾歲饑諸邑吏謀請賑

且略以利維仁峻却之曰人即嗜利奈饑民何侵一民食即斃

一民命况斃萬萬民命以自肥耶若能以饑民為念即佐汝否

則吾不能衆皆泣誓聽命所活甚衆太守包拈器之權安廠藩
司及巡撫江西俱延入幕府先生幼稟庭訓入塾耽書史師出
羣兒嬉戲獨端誦不暇從母歸寧學稍聞憂形於色外祖廉知
之授以書乃大喜家藏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私取觀覽即能記
憶年十九尹侍郎會一督學江蘇令生童背誦朱子小學獨能
成誦拔冠羣庠教授趙某勉之曰士先品行而後文藝少年第
一在慎交遊先生終身行其言自念讀書必先明理沉潛大學
首章思之累月所疑渙然冰釋繼讀他書亦怡然理解館蘇州
六年足不越戶踐履篤實始基此父客遊脩脯奉母館餐不食
肉曰吾不克以美遺母奚忍自甘歲荒減膳曰道瑾相望得疏

食菜羹足矣尚思持梁齒肥耶丁亥年三十七父歿哀毀骨立
時館江陰恨不獲侍疾辭歸養母與諸昆弟更迭侍寢三載棄
田二畝供葭藥毋沒痛不欲生葬祭誠敬耄耋思慕如一日也
服闋絕意進取日誦內則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詒父母令名必
果將為不善思詒父母羞辱必不果以自警且曰昔吾銳意科
名思博老人歡耳今則已矣吾其為裕後計乎訓子姪不少怠
歲時假館督課如故兄之子敏士中乾隆壬子副榜子敏善嘉
慶庚申舉人餘多遊庠食餼者衣冠進退咸有法度不識者望
而知為蘇氏子姓焉敏士父卒僅九齡撫教成立欲就州判職
止之曰吾家本寒素今_中乙科正宜奮志讀書何躁進乃爾及

敏士卒復撫其遺孤以長以教為理其家敏善舉於鄉呼而告之曰我祖考積累有年汝方獲寸進宜思負荷無忝先德大挑二等色喜曰汝未堪民社今作教官是吾願也然吾謀徒數人尚不克盡職况為一邑司鐸當思如何表率士子耶學者弗令但作時文必使明白道理變化氣質他日達而在上不至殃民窮而在下庶幾寡過郡學將圯偕鄭先生環倡請修之三年藏事率及門繕寫神位高君文廣義其事捐資數百金葺崇聖祠

丙辰

詔舉孝廉方正科里人蔣太守熊昌等欲以先生應詔親往辭之平生未就百金之聘每惟啟迪少益貽識素餐持一介不取

之義尤嚴晚而好易程傳本義玩索不厭學守濂洛關關若元
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清胡敬齋顧端文

本朝陸清獻湯文正諸文集語錄終身研究之武進屠君南琛
陽湖王君師曾皆師事先生得理學之緒者記稱孔子曰嫁女
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故嫁娶不用樂姻戚有饋者扁置一室中子婦以嘉肴進必徹
一衣數十年賓祭瞻卹不少吝性極和平而治家嚴肅心存忠
恕悲憫而練達於事理戚黨以事質為慮其始終與父言慈與
子言孝與兄弟言友恭無敢干以私者不好著書而訓徒暇必
自立課程未嘗筮仕而於國體民瘼人心風俗之所關靡不留

意議論剴切識者不以為無用之學也。祖墓約不復葬乃自買
地墓側堪輿家過者並以為不吉曰吾求魂魄相依而已利害
非所計也。暮年多疾然春秋祭掃必躬親之晨起謁影堂退就
書室端坐坐右箴銘時易冬不爐暑不扇不襦葛不觀劇不遠
遊不由妻巷不事卿大夫不稱貸不典衣曾聞編言師曾初謁
先生問踐履曰學者要切實為己須先去近名之心立志向棘
自無北轍南行之不遠矣若行不數里仍北轍便是無志自
無進步盤銘工夫全在一首字此處用力不透日新又新從何
著力大學言欺慊論語言志仁無惡中庸分君子小人易分陰
陽皆此意也孟子從仁心陷溺處提醒大聲疾呼於世道最切

學者先讀孟子尤有益或問論語氣象較渾淪然學者較重聖賢於自己身心何益耶讀四子書遇心性處與兇孽反覆提暢俾心地光明遇事不惑或疑終須閱歷方詳審曰知行原一半工夫但平時不致知窮理臨事倉猝將何以應能於利少義多者為之則惑自辨能於身安心勞者為之則德自崇少年精力極當惜即朋友得力亦多在少年中年時余覺從前朋友規諫極嚴近已衰邁新友固不肯說即一二老友想亦憫其既衰不肯多說自省愈覺可危理財亦持家要事溫公以儒者治生為急余生平只量入為出四字頗受用來學者固不計束脩亦絕無干人之事大抵出而居官受祿與處而授徒俱難恃為恒產

歲入頂計餘十之三方有立脚處近日子弟不尊師半由為師者多計利也程魯齋分年讀書編學者當奉為準則課徒無欲連若躡等躁進便壞子弟性情如操之已感雖捷於取效恐去後有倍師之弊余專喜課童子童子漸染未添加之啟發自得天趣為師者重在立榜樣為生徒取法如師喜臧否人物生徒亦喜臧否人物師好放言高論生徒亦好放言高論可不猛省子弟庸俗者日鶩紛華士夫高明者競趨釋老愧無樂天之學徒抱憂世之志而已嚴立門戶固學者陋習然於習俗之染二氏之感却要斬除淨盡晉始墨衰已變吉今輒加緝於冠更無禮意風俗半為奔走衙門人壞起流毒遠及鄉里惟公門脫齊

衰斬衰原不宜入公門也卒之前數月治喪遺囑曰古人喪具
稱家有無即有無過禮孟子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
悅二語盡之近世人子往往於親沒之日開喪治客飾真營齋
一若視為送終大事於此不用其情無所用其情者然按厥本
衷祇以炫世俗之耳目初非實有裨於吾親而越禮悖經反有
陷親於不義者余素性淡泊每誦陶靖節存不願豐歿無求瞻
省計却時輕哀薄歛遭壞以穿旋葬而寔數語輒為心契茲當
哀病酌示喪葬事宜子姪遵之切弗徇俗以傷吾志也一棺槨
毋美先妣之樞冒昧更易為終身恨事立誓不豫治以自責二
衣食用疏布但服青布藍衫上冠下履而已三自殯斂至除喪

不用僧道樂工二氏之教絕人倫亂聖道吾所深惡至其徒益

陋矣門內奉此者每以不能化導為愧況可以自溷耶至哀樂

異情有托為虞殯挽歌者真曲說耳小學具載司馬溫公之戒

兒輩自幼即與講解豈可忘諸四不送訃吾家本非望族大父

舉殯諸叔有欲送知單者吾父止之吾兄弟治考妣之喪亦如

之累世相循禮不可過城鄉紳士概弗瀆聞互不刻行迷余平

生有過無善第以硜硜自守未有顯著之敗行謬為朋輩所許

其可增飾博會以盜身後之名耶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

也與有善弗知知而弗傳均為君子所恥吾子孫慎毋蹈所恥

以重吾恥斯慰矣夫六棺不宜久停能踰月而即葬甚善或嚴

寒酷者暫緩一二月至滯母過期年一切稱財而行若虧已累
人致貽將來非分之取辱親莫大焉以上於禮制或未盡合要
不失聖人寧儉寧戚之意有識君子當諒之及病題句亦應曰
余影多慚空負一知半解箕裘鮮述無忘曲謹小廉余於死生
大數頗覺了然所不忘者先世正直樸厚之風恐後人或至失
墜耳書此永訣願共勉之戊辰年陽月又自題聯額曰髮膚慳
免八十年化日光天深愧生無可述方寸中春冰虎尾敢言歿
遂能寧遂卒時嘉慶十三年十月六日也生雍正八年九月四
日春秋七十有九娶馮氏無子以弟之子敏善為嗣孫男二人
德嘉閣祐敏善守遺訓即以先生卒之月厝於陽湖豐北鄉祖

瑩扁年十九受業鄭先生蘇先生來鄭先生命庸等衣冠見之
鄭先生蓋心敬蘇先生甚至嘗自命為狂者而以猶推蘇先生
孟子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蘇先生近之孔子
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行顏言言顏行躬行君子胡不慥慥蘇
先生實踐之然則由狷而進乎庸矣憶前謁先生先生循循善
誘然庸溺於文字章句不足以闡道也已巳冬自杭州還里見
王君所錄尊聞編又從先生之子求遺囑行述則益悉先生之
學行因撰行狀一首上以備國史儒林之采擇次以為風世厲
俗之模範云嘉慶十有五年歲次庚午上元日同邑後學子感庸

謹狀

宗人主事葉君廬墓記

辛未閏月

庸也其在都辱交漢陽葉雲素主事暨令嗣東鄉上舍主事問
學時博尤熟

國朝掌故朱文正公極重之上舍文名震都中工六朝體既庸
奔弟喪踰年又遭母喪庚午再至都過主事琉璃廠常肆須
髮盡白心竊訝之乃知主事前居父喪承祖母重皆蔬食飲水
丁母憂廬墓黃陵磯側踰年戚友敦請甫食鹽楚人又告余主
事送葬不忍隨輿後而退行反導於前若迎若阻哀感行路庸
聞而傷之且自惡居喪之多失禮也喪服居倚廬飯粥朝一盪
未夕一盪米既廩蔬食水飲練始食菜果素飯主事不一一與

禮經合乎而既葬不忍離其親或疑為過然孔子沒三年門人治仕歸于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此廬墓之始古事親事師一也近世喪禮多廢惟浙江巡撫儀徵阮公丁父憂歸廬墓雷塘哀毀成疾

天子以福建巡撫召弗能起主事庶幾焉前與余論崔氏三禮義宗媿媿不倦益真能躬行之而非僅口說之已上舍欲描其親之美余為之記茲遇

皇上巡幸五臺上舍獻賦

齊大帛二端

命在文穎館行走將遭過非常提魏科登清要而俱本孝子慈

孫一念愛親敬親之誠發之為立身行道顯揚之先資也遂并書之武迎臧庸

附書後

夫禮之起有情有文情必本於天性文則可以義起后氏傳禮士喪略備速反而虞不及墟墓蓋古之葬法有異今茲苟文變今日而情合古人則皆君子之所取也禮檀弓記皆詳十七篇後學士大夫行禮之變故向墓為壇聖人言之獲麟以後更有椎牛祭墓墻間之祭不一而足禮文壞缺之餘學者皆得本情以立義非野人之比也古士者有圭田而官師得立一廟後世或出身受仕而無廟可祭無田可耕則踣踏

荆棘淒愴霜露以自致其哀思焉古人復生宜亦深傷而疾
痛之矣漢陽葉先生以文章學問著於朝列居室事親咸合
於禮當奉母諱常廬墓剛武進臧氏為之記述考東京以後
多有廬墓事章著史傳所謂變禮而合於經者歟先生之行
無俟以此名於當世而哲嗣東卿亦傳先生之學臧氏又推
東卿能孝於親之心而記之此其心非徒為先生父子言也
蓋以愧世之不能盡禮者翔鳳於先生為年家子又嘗訂交
於臧氏茲臧君之沒已四月矣東卿出記藁篇為書之異時
與臧氏論文足以記事達意書足以發青繕寫至於工拙有
不暇計東卿蓋以余知臧氏所以綴文之意而屬書之余又

妻辭焉嘉慶十六年十一月長洲宋翔鳳記

昔韓昌黎為鄆人對以非割股柳柳州有與呂恭論墓中石

書以非廬墓誠若於禮為過然人當至性所發有不能盡拘

割股廬墓

以中制者故慈溪黃氏潛溪宋氏皆深不能昌黎說而震川

歸氏論廬墓事謂孝子不忍其親棄回顧戀於松楸狐鬼之

間而不能歸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喪禮取諸小過

此尤能窺見先王制禮之初意雲素先生深通經術居官克

盡職臨難不苟免雖退食燕私之地必依於禮真所謂立身

行道以揚顯為孝者不僅以割股廬墓稱也顧即此二事觀

之平生學行之大本於是乎在會先生孫名澧出此卷為題

謹識數語於武進臧氏所為廬墓記後道光辛卯冬十一月

廿二日震澤張生洲記

亡弟和貴割肱記 丙寅季夏

嘉慶六年春正月庸往杭州就院侍郎校經之聘弟再拜送之
曰兄弟皆侍膝下誰為負米者客皆遊誰為視膳者兄與禮堂
一人出一人留可乎侍郎招幸以此辭庸偕仁和何君元錫元
和顧君廣圻同謁侍郎侍郎詢弟能來杭否庸以弟語辭侍郎
侍郎默然遂延他客夏六月得弟書言母中風疾危甚今已愈
庸載驚載喜即歸省而母疾良愈弟故不言母疾時事家人亦
無有言弟侍疾時事者庸遂至江寧鄉試而往杭州十年閏六
月二十八日弟既卒將歛仲弟鱣李弟此弟婦胡及子妻許氏
相視弟左股肉腠長三四寸許始各驚異痛哭追憶前事並所

見關若合符契而割臍事乃大白訃至都言其事始聞而駭之
核其事則辛酉李弟書言壬戌者誤也今年二月庸自都抵里
詳問其狀弟婦胡曰五月十七日姑中風疾傾跌手足不能行
動口不能言不能食醫者三人不能治夫詣關廟卜之不吉冀
日齋戒禱東嶽祠請減壽一紀以延母夜服木綿小衣表絺絺
於外戒我曰今夕有事子先寢予入反扃其戶過夜半來寢衣
不解帶支體如火灼晨啟見樓板血漬以香灰掩之不能滅而
伯氏南海歸所贈小刀常佩者至是忽藏之小婢春喜曰夜見
三官自樓而下長跪煎藥進主母飲之神氣方定予妻許曰此
非十七日也姑十九日得風疾二十日南興來告我二十一日

自東郊歸省扶持抑掖惟叔是賴二十六日黃昏望叔躄藥燻
側二十七日見叔手足不能自如呼曰嫂毋下床幸扶掖之而
姑旋愈六月一日我仍往東郊參胡又曰是日表裏衣血徹夜
私濯其篋者而俾我澣其淺者言茶著衣故淡黃色耳不知者
誤觸之血復潰不止踰年創始痊居恒深自隱諱轉側規避唯
恐人覺稍詰問之則雜以他語終其身未之言也往年夏袒至
是雖酷暑褻衣未嘗去身予子相曰夏日叔父閉書室沐自戶
隙窺之解臂間裏布滌於盆血痕縷縷僅滿壽曰是歲二月三
官至杭州趁行船燈下解衣左臂創痍纍纍心訴之不知其所
自庸家居見弟每慘然有呻吟按抑狀則問之曰吾弟有所苦

乎抑心痛乎何酸楚若是必對曰無之而孰知隱諱若此乎唯
呼痛哉十一年夏六月十九日朔服元鑑記

與宋芷灣太史論刻愛日居遺文書庚午仲秋

庸舉業荒蕪現屆場期但數日耳讀誦晝夜不絕而有一事斷不能不因此暫停者為七弟遺文欲求正定擬有便即付梓故盡二三日之工手錄呈政如俟之場後恐

榮命在即必有所不暇而非先生之明識不足以定之此區區之志也七弟處境極難人倫骨肉所遭不偶而其惓惓剴切之念痛哭流涕之言實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七弟之意固有家庭之過本祕之又祕不肯示人即偶有一二知己見者亦無不戒庸謂斷不可彰其過庸竊以為不然吾弟至孝至行不幸早沒且書中指切之人至今不能改乃反欲為隱諱而深沒賢者

之實此庸所不敢出也且書中指切庸過實多且大庸亦願陳
不孝不悌之罪以著吾弟之賢但使天下後世人人知吾弟為
大賢庸為至不肖而弟之賢傳矣而庸之願足矣即有暴過之
失庸自一身當之於亡弟無與也若庸不傳此稿則吾弟大賢
庸實磨滅之清夜撫心不忍為此又著賢之事大暴不肖人之
過其失小萬一此集必不可為人所見庸猶將刊板藏之名山
古刹焚之天地鬼神以著吾弟之賢則庸雖至不肖尚無沒賢
之罪乎先生今之賢者也能憫此志而定其文賜以數言之序
跋則無異起死骨而生肉之矣其感激當何如耶庸再拜八月

附宋芷澗太史荅書

讀愛日居遺文真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雖欲磨滅之安得
而磨滅之今將來札奉繳此段苦心至論畧加潤色即可作
刻板弁言兄弟皆賢使我讀之而禮草書數言不能形容萬
一也諸家贈言只數篇可觀文不足以發其人之光矣取焉
湘頓首

謝蔡生甫學士書

庚午仲冬

承賜愛日居遺文弁言字字典實如經浩氣流昔此之謂真性情此之謂真文章信足發揮孝行闡揚至性謹謝庸自慚謏劣亦信亡弟之立心制行自有可以不朽者近讀明史見朝廷有忠謹學校存公論即遭逢不幸而其惓惓忠愛死不忘君百折不回至今凜凜有生氣何風之近古能令人感泣如是益導迎善氣扶持正類在上之人振揚之而弗銷沮之斯可矣先生以為何如新刻山海經箋疏頗可觀覽適有副冊詒上昨見梧門祭酒屬候順祝長至之慶庸頓首

跋汪銳齋貞外題孝節遺書後

庚午李冬

甲子孟夏庸入都因龔蘭齋郎中獲交銳齋先生先生篤學手不釋卷動必以禮兼師漢宋儒有訾朱子者必正色規之且反覆教諭之承德孫鳳卿觀察輯祕緯通書求序言先生不之許曰此衰世之書非聖人之言先代已禁亡之久矣何為復出其衡正道也如是篤友明誼接後進藹然可親不知其耿介也過一善必極口稱譽之乙丑秋庸遭舍弟之變撰行略為商訂文字往復不倦既助剞劂費復摹印孝節錄百本為庸徵詩文并稱弟必曰孝節先生時先生已失官貧甚力勉為之怡然自樂蓋天性孝友欲以此風世也往時士大夫與庸友好者多教孝

崇節愛弟敬弟不啻若自其口出然好義之過未有如先生者
後愛庸益至過從無間或至漏二三下方散若皆定人靜寓齋
聞扣門聲必先生書至論文或言經義也手札數十通墨蹟猶
新今寶藏之庸將出都賜曠治具并寫書交好為謀行李資臨
行假亡弟遺書略觀大旨題數語歸之即此文是已庸與先生
永訣亦在此日所撰墓誌銘書行略後各一首已先付梓今續
刊節孝錄不及先生為尚定不勝質亡之痛云蓋庸昆弟於先
生固存歿交感者也

焦氏世德記丁卯仲夏

焦氏世居江都黃珏橋分縣為甘泉人自明永樂間聚處湖濱上下莊有舊樓為嘉靖年所構蓋以忠厚世其家已三百餘年矣有文科者掌江都刑掾未嘗妄受人一錢往往脫人於死其後精昌長房充是掾者有違先訓于孫遂絕文科子明暘與諸弟已析產既而諸弟疑明暘之產獨厚索分之明暘曰此本先人之產也即如所欲與之明暘于源娶於卞卞家故饒且能詩工書畫時源與諸兄同居諸婦嫉卞之奩厚迫源析產而遺以先債源與卞躬耕自給卞并鬻其釵珥以償逋久之業復舊位其兄之子不遺力源子鏡元且遇無賴子於塗辱之疑其冠鏡

退易冠而出逾日無賴子自愧造門謝饒念其貧厚給之娶於
王明吏部納諫之元孫女生子葱王氏世以易名家吏部之曾
孫明經祖修以易教授葱為明經外孫得聞王氏易說并熟雋
氏易林郭璞葬法嘗一應童子試以咯血廢舉業補國子監生
性好施與遺田八九百畝以是中落於孤子孀婦周之尤至有
謝姓者昏夜扣門曰吾適多將售所居以償之他人皆利子錢
子獨否是以竊告幸偕往取償遲則為他人得矣則絕然曰子
奈何輕棄祖宅我豈迫人賣屋錢耶卒勿取載數橐產以償貸
適戚有喪即分助之曰吾尚有產可棄不可俾吾親戚無所殯
有為人行其詐者人不忍欺舉以告則權辭以荅之而不明其

詐并慮詐者之自愧也戒家人勿使知性和易無疾言遽色橫
逆來受而不報客至雖卑細必加禮語不及義則正色謝之相
者謂兩目如蠶眠法無子父之復遇相者曰蠶化為紅色此陰
德之徵當得子已而果然自筮將終取貧者之券焚之負人者
盡償之曰不可使吾子孫失忠厚意也嘗謂曾子述顏子之言
曰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孟子述顏子之
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孔子言慮以下人
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語本此學顏子者貴學其虛心又貴學其
立志三年之喪禮經所載儀節極詳而委曲繁重律之今人蓋
未能一時行之也古人處已接物務正大光明耳語為人節目

語為人疑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矣魏胡質詞交於張遼曰古
人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法聞流言而不信故交可久武
伯南身為雅士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乃為嫌隙況質
才薄豈能終好遼感其言與伯南如初交友者宜三復之張公
藝九世同居力持忍字余謂骨肉當通以至誠疑則釋之俾可
共見若久蓄而不化一旦發之必潰矣又曰為善而使人不可
受則厚反為薄誠於善者必能曲達使施之無迹受之無愧陽
善陽報之陰善陰報之奸名名報之世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
稱小人者後或繁盛此其際微矣人與我爭名則自化其矜人
與我爭利則自戒其貪不矜不貪將何所爭其事在能分謗已

不受過而諉諸人人何以堪既不能全己之交又不能全人之
交則市道也娶於謝年三十四無子謝請曰翁之喪無孫成服
吾之咎也又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亟求宜子者因納殷
并納陳殷生子三人長循嘉慶辛酉舉人次律次微揚州府學
生謝教子曰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事多置紙筆令學書少
則名殷共績麻桌或造鬼鏃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先祖
姑卞孺人深於詩晚年以為戒陳性慤且多詐嫉殷構釁或詆
殷以去殷曰婦人從一而終去將安之或勸謝逐陳殷又不可
曰去人留己人謂我何乃避之宅西屏華飾習農事諳其利病
而能其苦勞謝以為賢亟迎之歸謝病殷事之惟謹命婢啟筭

出釵服曰此先翁姑所賜命吾為婦者今授汝殷涕泣受之越
二年謝卒殷啟笥以向所受者為釵曰昔者不辭重違孺人意
耳今仍歸諸孺人踊哭墜麻之節不異于婦之事舅姑也循之
子廷琥甘泉縣學生績學能紹其祖父業

臧庸曰余讀里堂孝廉所撰佩士先生并謝殷兩孺人事略未
嘗不肅然起敬歎令德之日昌不德之日促也上自高曾下逮
孫子蓋七世三百年莫不以忠厚文學世其家而又代有賢母
以為內助知其祖宗以來詒謀深而積德遠矣佩士先生家訓
尤深遠明確得古聖賢精意蓋粹然有道之儒也孝廉樸學治
經生家言精天文算術著羣經宮室圖考里堂學算記凡若干

卷醴泉有深淵靈芝有根信矣孝廉不以庸為不文手持是冊乞
言者再庸深愧淺薄不足以發明其旨為世德記并以自警其
生卒年月于孫字號已詳墓表誌銘者不復贅云嘉慶十二年
歲次丁卯午日武進臧庸記於廣陵城南之淮海樓

題嚴思公小像并誠子書庚申孟冬

生我者父成我者君自孩提以迄耄耋時時以君父為念則一言一行心思所以不愧不怍者其為人也失足殆寡矣凡小而戲謔大至亂逆莫不自忘其君父始人之幼也盡人而如玉無玷如器無闕如女子未字當其時視言動莫非親也身未嘗一刻離親也心未嘗一刻忘親也及長而學而仕而遊四方不能不與人交嗜欲日開淫朋燕友日相接則離親日遠而忘親亦日闕甚縱浪之飲狹邪之遊所由來矣善乎嚴堪忍先生之誠子也當長君顛亭司農上公車時勢不能絮切以偕行則繪已小像命之隨身曰如是見我面如時聞我語有相誇為非者急展

此卷知我有怒色即謝之曰老父在不敢耳然則司農之立身
行道以忠孝報君父雖本乎天性亦先生之教有以使之然也
先生又曰當知余此身得至今日者以少時絕無嬖童季女之
溺每過自堅忍故尚能留此鬚眉餘白於人間則又為之凜然
冰淵在前毛骨慄慄也凡人稟父母體膚具天地生成之性其
勲名之茂學問之精正未可限惟藉少之時德性堅定庶壯而
出其精力所為無不成雖至老耄猶長留此鬚眉皓白以享其
天年嘗見有穉年縱慾即夭死或長而鬚髮脫落不復成人雖
負聰明絕世之姿於事業文章一無所就或未老而先悴皆徇
慾忘親之過也聞先生之教可惕然知所戒矣先生之八世孫

杰言行篤實好學不厭蓋謹守祖訓跬步不忘其親者也出此
卷屬題目為書之如此時嘉慶五年冬十月二日後學武進臧
鏞堂書於西湖蘇文忠祠之小峨眉

題孫葆年中丞遺像 甲子仲夏

庸堂見公於濟南使院其貌淳古有憂深思遠之慨聆其言明
慤辨晰畢宮保弇山先生深倚重之若左右手嘗言州縣親民
官當約己奉公世有以饋賂遷劇邑必虧帑以請託成獄訟必
枉法吾不忍徇俗市恩以病公故所至或不稱上官意吏之貪
緣為奸者益苦之而公至受代時絲粟無虧士民皆歌思不忘
嘗入對彌補帑項之法言藩司察吏外專司錢穀如莊頭催租
其要在不令隱短然操之太急恐不肖吏因削民為患
上特嘉之嗟乎三代之治本無所謂彌補者至今日而借其名
以便其私至上虧公帑下朘民膏者比比然矣安得如公之明

察復顧國體民脉乎惜為都御史者僅二載以疾終使久于其
職事事核實極名富國足民之效必大著于今日彌補云乎哉
所陳奏如設保甲勤訓練責成河員借糶常平倉穀諸大政載
行狀誌傳不贅云著春秋三傳補注十卷三唐金石文三十二
卷輯古文味醇八卷守拙堂詩文集四卷藏於家未梓行公子
鳳卿經觀察能世其家學親師取友交遊皆海內鉅儒深研經
史小學先秦兩漢儒者傳述之微言刊問經堂叢書數十種學
者爭先快讀為幸雖學不敏如庸堂者尤過采其所輯爾雅舊
注為校定付梓間出公桐鶴清賞圖屬題庸堂生則識公歿則
展公遺像誦公遺言與公子為學問友又篤誼不可辭為著其

略而敬識之時嘉慶甲子夏五月既望後學武進臧庸堂拜撰
并書於涿州問經堂

讀淇縣典史汪府君行述 庚申季秋

世人讀書者莫不以得甲科求尊官顯爵為務獨淇縣君之教子也曰做官乃讀書中第一事請書當求做好人做好人乃能做好官始不受百姓唾罵無詒毒子孫也驗其言則淇縣君躬行之令子龍莊明府終身守之憶先君子始以科第勗小子後見小子好讀書治經生家言則色喜曰吾兒能通經立行為鴻儒鉅人所當知終有好日俾我得親見幸甚第為善無近名要以實勝為務與淇縣君做好人之說略同乃庸堂遠遊楚北聞凶問奔喪還先君子捐官舍已月餘罪大孽重悔不可追今天馬之齒三十有四行不加修讀書不能有成毫髮無足以榮先

人而慰九原覽斯篇有餘痛焉視明府以名進士宰寧遠循聲
徧寰宇為是以表揚淇縣君隱德與兩太孺人苦節者一為天
下至孝一為天下至不孝不可以同年語也讀謝君嘉玉書後
及明府所記軼事益悉淇縣君之為更不可及觀雙節堂贈言
前後集并越女表微錄卷陵竈貞錄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善俗
庸訓等書又敦明府之實不負好人好官訓也余未識明府見
其子汝滋持特書乞言恭而有禮信能世其家德者遂書此以詒
之時嘉慶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二日武進臧庸堂識於西湖話

經精舍

蕭山汪氏兩節母事略辛酉仲冬

四十年来海内名公卿賢士大夫作詩文紀雙節事莫與備矣
庸堂復何言哉第節母子煥曾明府年逾大耋孺慕弗衰乞言
勤拳手書悱惻此孟子所謂五十而慕者也有人感其誠贈言不
純庸堂昔作讀淇縣典史汪府君行述而未及王徐兩節母事
為闕今反覆案狀書其守節孝姑撫孤課學諸大端於篇其父
母鄉里子孫官階封贈具行述誌傳嘉慶辛酉仲冬武進臧庸

堂叙

節母王氏淇縣典史汪君繼室徐氏其副也子輝祖徐出汪君
卒南海母沈年七十一五年二十八徐年二十九輝祖年十一

喪歸徐呼天一慟觸樞流血欲以身殉王紱輝祖前哭曰死者
有知目瞬瞬望此兒成立若與我可一死塞責以此兒累老姑
耶乃少啜漿水而索逋者旦夕追呼于門或謂宜要諸異日王
言于幼酬之無期不可以口實詒死者憾與徐鬻田及衣妝償
之不足益以手指所出三年畢償常自減餐饜糠糲以養姑食
孤具塾師脩膳夫弟某與無賴子飲博疑嫂多藏率數輩噪索
破門甚則要奪孤免去百方應之不給或為畫避地策兩節母
謀曰汪氏三世支屬或絕或散幸存此一脉挈以他去祀事誰
供墳墓誰護者堅弗從久之某廉知嫂貧也率妻子他徙嫂母
沈從之徐曰主死有兒在七十老母遠離鄉井死者不安他日

兒有成立何面目見人王泣留之乃止沈老病恒資藥餌多嗜
好王必曲為承奉而起居扶掖徐之力為多十餘年無倦色嘗
徹夜坐床側假寐聞呻吟聲起前按摩唯謹如是者有年沈病
劇以目屬兩節母曰若善事我我無以報若願若世世子孫婦
皆如若兩人賢語卒而暝年八十四時輝祖客江南舍做窻窻
如禮哀感行路咸稱孝婦云輝祖幼多病王懼宗祀不延愛憐
特甚小疾必加謹護至廢寢食及壯保之無異孩提一日遘危
疾稍瘳語婦曰翁以兒付我設不諱何以見公地下吾四十日
來心膽俱碎者此也輝祖幼學時兩節母課之嚴日夕塾中歸
篝燈夜讀徐紡車坐其旁王就明理箴指誦聲流美則兩母欣

欣然色喜如聞絲竹鼓吹聲或讀未熟書斷續不倫徐即瞿然
曰兒在塾必不守師約舍業以嬉故不成誦怫然起奉夏楚主
母前涕泗交流哽咽幾欲出聲帝王愨夫像令跪朴之辛酸動
不能舉淚泫泫然下迺扶之起勗以勤學終弗忍責輝祖年十
七應童子試自言其藝可遊庠而縣試初無名王唏噓謂徐曰
何如免言謹謾若此輝祖則遂適對以欲製一新衣得兩生錢
為倩代皆拾覆實不敢謾王益怒曰免無志氣其速出錢還之
吾寧凍餓死不願見此也舉朴欲下輝祖痛哭自謝然後免已是年
入縣學後成進士輝祖習法家言王教之曰汝父為吏典縣獄
言生人慘苦無過囹圄中人每笞一人數日不怡曰得無以此

抱慙自戕其生乎汝佐人常常蓄此意輝祖歸必問不治死獄
否對曰無則微然終日或曰法不免耳輒慘然色沮謂業此者
屢獲陰譴不當久習此館穀必鉤稽其數竊恐以貧故受非義
財徐將卒教之曰深刻者不祥弗以刑名敗先德窮通不可知
但存心行好事善事主母毋貽辱前人我死無憾王性矜嚴寡
言笑行坐有矩矱非祭非喪足不踰閭被旌語及族婦未與者
愀然曰吾與伊等耳何獨以吾為奇行後揮祖訪錄二十三人
上之當事祠主節孝祠守節三十六年而卒年六十三徐耐勤
苦無鉅細晝夜操仰雖疾弗休布衣紉緞無完處游服之不厭
寢木板攤敗絮二十年輝祖請易之弗許謂主之所授不可易

及病重曰昨夢主以新衣衣我殆不起矣子婦進湯藥泣弗飲
曰我主客死不獲侍我自思守守節二十三年而卒年五十一
初構覺者遇之不以禮徐惟以禮自持不出一語校越六年人
盡感悔愧

霜哺遺音書後 甲子仲春

今海內有二孝子一浙江蕭山汪煥曾明府一江蘇吳縣袁又
愷上舍皆壽親以言白海內作者紀之勒之石而鏤諸板其所
以不朽其親者至矣二孝子皆與鏞堂善鏞堂嘗為袁孝子乞
言於汪為汪孝子乞言於袁顧鏞堂與袁交十二年與汪交五
年而庚申為汪 讀淇縣典史行述辛酉為作兩節母事略并
命叔弟禮堂記雙節遺事於袁雖轉乞同志之作若干篇實未
嘗握管自造也又愷晤時則乘間言之鏞堂遊於外則移書促
之然奪於他事未有以報命間奮然欲為又苦志未專壹心氣
痛浮而止怠緩之愆不可聞於明府其何以對又愷乎憶辛酉

壬戌二年校經杭州與明府友一月中手書往復者必至再至
三明府年踰大耋多病然乞言必力作書表不許子孫代反覆讀
之字字淒楚孺慕動人則為轉乞於吾鄉之人之言以娛之及
癸亥棄儒就賈與兩孝子音問不通然清夜思之意未嘗不怛
怛然動不自知其臭味之何以合也今來吳門與又愷聚首累
日出示其已故師友手札若干通裝潢成帙把玩之下肅然起
敬夫其於死友之蹟不忍置之為什襲珍護之若此而鏞堂與
又愷交十餘年於其母之遺編不為題識一語雖實以不文故
其與有所吝而不為者何以異爽然自失無以對又愷矣夫鏞
堂文雖不工言或失實即無與於母節事又愷尚念其故友為

過而存之矧為著言於其母節事之後又愷其忍廢之乎有子
言孝悌為仁之本又愷事母孝故事兄悌交友信其能不忘亡
母斯能不負死友歟然母之大節前人著志銘傳表者言之已
詳鑰堂又不能為歌詩諷咏其事而徒以兩孝子交情事媿媿
言之令作者見之得無哂其不文乎嘉慶甲子二月三日

節孝項母葉安人小傳戊辰季夏

安人姓葉氏徽州府休寧縣人歲貢生士行女也生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廿二日卒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某日享年八十七歲以雍正二年十月適同邑捐職州同知項君元譜時安人年十九越六載為雍正七年項君客漢陽病卒時安人年二十四凡守節六十有四年其孤嘉銘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具呈乞大吏題請奉

旨給帑建坊則孝節之風海內莫不聞之而其孤不死其親之心更欲身白賢士大夫之言以表揚之可不謂賢歟嘉慶十二年宮保少宰袁州劉公督學浙江聘庸編次五代史記注時候補

鹽課大使項君新為安人之族孫同幕襄校文藝出節略及詩
文等乞言庸乙丑在都聞弟和貴之喪嘗刊其學行私謚為孝
節先生乞言于都之士大夫欲請旌孝子而力未逮丁卯六月
又喪母母之賢尚未著錄何以傳人之母然大使請之者再同
人多有所作庸又奚忍辭因手書其守節年月而并為之論曰
方州同之卒於漢陽也安人聞訃哀慟欲絕飲食下邇者累日
誓以身殉姑某太安人偕庶姑某哭而慰之曰死者已矣藐孤
猶尤在若從死則此四歲兒何以成立項氏宗祧不其危耶且我
兩老人將安賴與其慷慨而死曷若從容守義養姑育孤婦兼
子職乎安人哭而應之曰諾遂竭力奉甘旨承歡罔懈中夜_猶尤

聞機杼聲疾則侍湯藥衣不解帶祈以身代歿則哀毀骨立脫
簪珥歸旅櫬營殯葬三喪並舉哀感行路其教子嚴而有法擇
良族婚之援例國學生孫男四人曾孫三人乾隆五十年安人
壽八十時長洲蔣侍郎元益督學江西書錫節松齡四字額為
壽里鄙榮之嗚呼太安人之教安人而成之者至矣豈可與輕
于一死者同論耶項氏世有賢母福壽咸集曾孫林立有以哉
嘉慶十三年六月武進臧庸撰

節孝熊母吳孺人事實

年未閏月

節母姓吳氏固始人父廷瑞潼高兵備道知字高城學生態傳
品年十七贅陝西官舍勉夫以學率至夜分越六載夫卒遺孤
二歲節母痛不欲生母王恭人諭之曰熊氏一脈不絕如縷能
保孤持家始足慰亡者徒死無益耳乃止平居依父兄歲時歸
省敬將祀事翁年老思子成疾姑復久病節母力持家計畫夜
點禱翁疾愈復置妾生子延師課孤極嚴見兩兄譽其文則喜
賜以美食否則不少假辭色交遊必察之庚午鄉試被放殊快
快節母訓之曰我不圖得有今日請書破行終身勿怠汝學未
進無怨不入毅也親族業儒者資以膏火給之旅費雖所知生

則振之死則斂之購地理之殆出天性初延瑞將沒遺命諸子
曰汝妹少寡無以為生兄弟三人助之薪水歲以百金為率諸
子奉命惟謹節母乃篝燈紡織以衣以食置百金者不動且營
運之中為人乾沒者半楮二十餘年得千金有奇更告貸於所
親合之四十金獻翁收贖舊產而以田畝所入償其親三年歸
之無負於是熊氏歷年典鬻之產一旦盡復其祇萬金翁年已
七十手書報之曰爾母子克賢克肖努力以全舊業老人且感
且愧節母先歸固始時已置田若干畝至是併入商城由是節
母賢聲徧都中暨大河南北莫不咨嗟欣慕甚至泣下以為女
中豪傑鬚眉男子不及也節母生乾隆癸未迨嘉慶辛未現年

四十八歲自乾隆甲辰夫故守節已二十七年子方冠大興附
生首太學女適拔貢生阜陽竄汝東孫一人孫女一人

臧庸曰余讀借殖列傳已寡婦清其先得升穴擅利數世用財
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懷清臺較之節
母無半畝之資而力復萬金之產其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
且節母布衣蔬食贍族恤貧有士君子之風寡婦獨擅其利猶
守財虜耳節母之行聞者感德尊長懷慙寡婦以財自固僅免
侵犯未足為多又亡秦之築臺禮容豈若

聖天子給節建坊銘曰節孝懸諸日月而不刊乎熊為舊族節
母之父兄子姪莫不以進士起家并入翰林外擢司道內海鄉

貳卽論家世窮鄉匹婦亦弗如遠甚己方冠讀於
朝將乞言以壽母而先屬余書其事并為之評

廣陵韓氏事略 丁卯季夏

韓日章字澹冲山西蒲州人世業淮隄日章以尚高籍補諸生家長物購書數千卷日與師友討論中年喪妻不再取七舉鄉飲賓兄子懌順治辛卯舉人戊戌進士知瀏陽縣日章書民之父母四字訓之

韓日起字碧滄江都增生少孤苦吾事母與兄讀書花萼樓下足不出戶親友爭以禮致之中順治甲午舉人戊戌進士教授松江蘇州紳士擬之安定先生知盧氏縣修書院捐膏火以病致仕門弟子益衆屢舉鄉飲大賓戊午浙江同考官拔取七人皆讀書好義狀元沈廷文即所舉士也著遺訓二卷同穴志二

卷第日孳邑庠生日起撫養教讀尤相友愛日起為諸生妻高氏典釵珥簪嫁衣以佐讀勸日起勤學無間于焜郡廩生妾朱氏子炳郡庠生

焜子人龍字霖胥附貢生康熙五十八年病卒時妻吳氏年三十守節四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六年卒享年七十一歲吳持齋禮佛撫孤督課尤嚴每夕一燈吳中坐子鈞劄侍側懸佛像於傍曰請聖賢書須同念佛必恭必敬如對聖賢以是立心以是制行庶無愧矣鈞劄聳然聽之鈞字宏聲郡廩生幼聰穎凡爾雅周禮禮記文選通鑑俱手抄加注與弟劄請書古寺寒暑無間聞塾師講毛詩至蓼莪必泣下劄字敬康郡庠生事母孝待

諸子姪如已出族女夫恃撫養婚嫁之作樂善戒淫說以訓世
凡有益于人者無不免為也且不願人知之也處困而守益嚴
下妄取一錢曰吾為子孫作福耳子孫外祖附首生衛無儀徵增
生

列女

韓為龍字德其郡庠生妻桑氏江都人賢而才 聖祖南巡桑
進詩取中江南二十一名入都貴戚爭以禮致延為女師比之
曹大家未幾卒于京師詩集若干卷失傳

韓鏡國子監生早卒妻劉氏年甫二十無子女苦節三十餘年
至乾隆三十年病卒

桑梓潛德錄列女傳稿 戊辰孟秋

施氏府史施文林女武進二節人適河南廂城世昌越五年而

世昌卒再逾年翁紹麟又卒氏無子僅有二女時小姑猶在室姑

潘最憐之氏曲順姑意雖已貧卒厚奩嫁之族人立氏堂叔以

繼翁後堂叔不事生業不能養潘頗以為憂氏勸慰百端曰

無恐有孀媳在即可諸人以為養所弗恤也潘老而病常卧床蓐

間氏多方調甘旨以進嘗一夕漏下已三鼓潘忽思食雞子小

餽餽氏子身引燭至市得之潘食之甘如是者凡十五年初翁及

夫沒潘頗惑人言有疑于氏後十年潘乃謂曰子善事我願子之

兩女亦善事子且得善終也翁兄某思奪氏志出惡言氏忿極手

批其頰者再曰子無褻視我生養死葬以婦兼子職我必為之
至是果踐其言凡夫并翁姑三喪氏殯葬盡禮教養二女擇婿
贊之近年并鬻遺產自置衣衾棺槨等曰此我一身之事勿可
貽諸族人女婿異姓更勿以此累之自乾隆五十二年夫故至
嘉慶十三年守節已二十二年現年四十八歲

祭西林文 丙辰孟冬

維嘉慶元年歲次丙辰冬十月戊戌棘人臧鏞堂為亡友江寧
王君西林位謹具清酌庶羞哭而祭之曰嗚呼君何為而死哉
錢塘袁子才太史僑寓金陵君幼即從之遊後館吳門畢秋帆
尚書第知庸堂名過常訂交乾隆癸丑庸堂倉猝之吳投段若
膺明府適明府事羈京口賴君力延致于令友袁又愷氏為校
經甫得免窮途之戚去年夏自吳昭書至楚反覆數千言以願
寧人朱錫鬯杭大宗輩經術文章兼擅交相助而要其歸於行
已有恥并述其好學無間寢食皆忘以斲于古之立言者余竊
心重之語君以業貴專一始有成今年夏四月有從江南來者

言君患咯血甫愈余憫君勤勞疏記不克從容靜坐以讀書而嗜學拳拳又未嘗頃刻置之二者交迫于中慮君體弱弗支修書慰問未得達秋七月按六月中手書不言有疾竊幸為已愈月晦先考訃至奔喪歸自楚昨有事之吳門又懼告余君病血百日於九月四日下世嗚呼痛哉君少余二歲以兄事余甚謹自壬子與君交迄今五年終始無間君館吳門日久從賢士大夫游所得益淵邃如青浦王述菴司寇嘉定王禮堂光祿錢莘楣少詹仁和蘆欒齋學士長洲蔣立厓司馬金壇陸若膺明府吳縣江叔灃布衣皆愛重君去秋江寧方伯陳東浦聘為記室尤加信任今年調司安徽君以疾弗能行卒於家嗚呼君父性

嚴事之能曲得其微心愛友朋若性命形貌清麗行已有恥夙
工詩歌近頗好古學君之遇當登上第入文苑出其詞章以歌
詠 國家之盛否亦享壽考躋耄耄俾肆力於經術文章著作
成一家言如朱錫宅杭大宗輩以傳不朽而垂無窮奈何年未
及壯遽齋志以歿耶性孝友行篤實貌清俊三者皆不當夫父
母俱存妻媵僅有弱女而無子又不可夫與君交好者咸真君
力為援助亦不許君大奈何奪君命以絕衆望耶豈所謂命
者君之年僅止於是耶抑不止於是耶以勞悴促其生或別有
他故以致斯耶說曰仁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君仁者大而無
子所謂有壽有後果足憑耶廣堂年三十困諸生幸老親在堂

翰師友提攜以餬口四方迺去年十一月喪吾師

謂學士

虛今年七

月喪吾父九月又喪吾友未及一歲而父與師友死喪者三庸
堂其何樂于世且奚所倚以遂生耶君而不死豈忍坐視余之
困阨耶余父死未葬不得造君嬭所哭奠因為設薦于家蓋聞
魂氣無不之君而有知伏惟來饗嗚呼哀哉

武進歐在東先生文集拜經堂叢刻中零列
一目久無刊本己巳春彙年過海上書坊得漢
陽葉氏舊歐寫本有平津左海及洪更生嚴脩
能許周生汪孟慈諸家評語驚喜過望海內治
國學者聞彙年得此書爭乞寫福書問狎至
遂以歐西攝景法印行藉廣流傳原本上方
墨筆錄舊評朱筆署名澧棠行間亦有朱
校朱圍殆皆出葉氏文中似仍有一二誤字未

徑校正者舜年學殖荒落不敢專輒臆改
悉存其真思誤一適以俟方雅庚午首夏望
日宗舜年記於咫園之野錄軒